



奧萊叔華

高爾基著 適夷譯 生活書店發行



奧萊叔華

高爾基著
適夷譯

奧萊叔華

· 有 所 權 版 ·
元 伍 幣 國 價 定 本 基

承 發 發 譯 著
印 行 行 者 者
者 者 人 者 者

高 爾 基
適 伯 夷
徐 伯 昕
香港大道中五四號
生 活 書 店
上海·新加坡
嘉華印刷公司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波格諾夫被聘為某處地方大學的講師還沒有幾天，便接到在伏爾迦流域遠處森林地帶轄有田地的妹子打來的電報。

電文很簡單，這樣報道：

『夫死，速來，待助，葉麗莎佛達。』

這迫切的招喚，使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很懊惱，他的計劃和心境完全給破壞了。他早經決定，這夏天到鄉間一位朋友家去住，把講義稿子好好準備一下，可是現在，却不得不到那離彼得堡，和他的任地，都在一千俄里以上的地方去，安慰那死了丈夫的女太太。照她從前那些信中看來，那死了的丈夫與她之間，也不見得怎樣和睦。

自從他最後一次和妹子見面，已經快要四年了，一向往來的信札也很少。從許久以來，二人的關係已真正只是形式上的；這在互相遠離，而生活利害不相一致的親族之間，是常有的情形。電報使他

記起妹子的丈夫，是一位喜歡點喝點的好好先生。滿露着紅色小血脈網的圓臉，一對快活而可愛的眼睛。左眼常常似捉弄人家似地眨爨，嘴里微笑着，用蹩腳的法文哼着：

Regardez par ci, regardez par la……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不相信這快活而可愛的人物果真死了，因為天下無用人總是長生的。

妹子半帶輕蔑地寬恕這男子的弱點。她並不愚蠢，明白這樣的道理：『對石頭打鎗，徒然損失子彈。』丈夫的死，對她似乎不是多大的悲哀。

可是不接受她的摺請也不行。工作也許仍舊可以做，她的家也不見得比別的地方一定壞些……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決定走了。在兩星期之後，一個和暖的六月的傍晚，從船埠到這鄉村，用馬兒搖擺了四十俄里，已經十分累乏的他，在伸向園子的陽台上，與妹子對桌而坐，喝着香味濃烈的茶。

靠近陽台欄杆的地方，紫荊和刺楸膠木蒼鬱地繁茂着。從葉縫中漏進來的斜陽，像縹緲的金線在空中顫動。在放滿鄉下酒菜的桌子上，影子組成圖案而跳舞，空氣充滿菩提和紫荊的芳香和被陽光晒暖的潮潤的泥土味。園子裏小鳥兒熱鬧地啼叫；有時，黃蜂和蜜蜂飛進陽台來，在桌子上飛翔，

● 這邊望望，那邊望望。

忙忙碌碌地發出嗡嗡的趨音。斐麗莎佛達·綏該美娜把手中的手帕，厭煩地在空中揮舞，趕開那些黃蜂和蜜蜂。

波格諾夫馬上看出來——妹子，——正如自己的臆料——並無因丈夫的死而分外悲哀的神情，而且一邊以探索的目光望着他，她的哥哥，一邊談着話，又好像有什麼事隱瞞着他。他原準備看見一個變成神經過敏的，蒼瘦而疲乏的妹子，但現在看見的，卻是鎮定而明亮的眼，刺着聰穎的光，結實而且活潑，被陽光晒焦了的血色很好的妹子的瓜子臉，他很快感地覺得自己的預想是錯誤了；一邊聽着她的談話，一邊費力地想探出，想明瞭她對自己隱瞞着的到底是什麼事情。

——我知道這樣的事情是會到來的，——她徐徐地用半高音說了；這音調一提高時，就帶着悅耳的顫音：——從第二次睡倒以後，他就每天喊着心頭痛，心跳得亂，晚上睡不着覺……那時候，真是苦呀，喚呀……那頭一天，是奧萊叔夫家請去作客的……那是家地主，退職的陸軍上校，喝飽了酒就胡天胡帝，還害着不可救藥的痛瘋病。不過他有一位小姐啊，——這小姐，我可以當着你說，實在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呢！……等會兒我給你介紹吧……

——不能辭退麼？——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微笑着望着妹子，插進話來。

——當然不能！那小姐時常到這兒來的，此後，一定還要來得更勤些。——她依然用微笑應對

她。

——找新郎麼？我可當不了這美差。

妹子牢牢地盯着他的臉。也是瓜子型的瘦臉，一撮黑色的小鬍子，清秀潔白的額角。

——爲什麼當不了？我講起那奧萊叔華，也不是沒有意思的，——等你遇見了她，立刻會明白這道理，——你不是也有結婚的打算麼？……

——不，現在，可沒有，——從茶杯上抬起神光晦澀的淡藍色的眼睛，他簡單的回答了。

——嗯，——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深思地說：——到三十歲走上這條路，對一個男子，是太遲了，也是太早了……

他留心到她不再講丈夫的死。可是——既然如此，這婦人爲什麼那麼慌張地把自己叫到這兒來？

——我想二十歲不結婚，就得四十歲——她思索着說：——這樣就要減少許多自欺欺人的冒險……假使有欺騙的事，人在二十歲的時候，自己的感情還沒有成熟，哭一場就可以完事了，在四十歲的時候，……縱使表面上，可以一來就完事，但四十歲的男子，大半已經到性格堅硬的時候了。

她說這話，表面是爲哥哥說的，實際上却好似是說自己，他這樣想時，就默靠在椅子上，深深嗅着濃香的空氣。

——剛才我說過，——他害病的前天到奧萊叔家裏去了，當然，一定在那裏喝了酒，所以，就鬧得那麼田地……葉麗莎佛遠·綏該美娜傷心地搖搖頭：——終於，我……變成孤單的人了……三年以來，雖然跟他在一起，心裏總覺得自己是孤單的人。可是，現在，多麼奇怪的境況呀！我也到了二十八歲了，什麼生活也沒有，只是丈夫和孩子的附屬品……孩子又都死光了，現在的我，畢竟算個什麼呢？我做什麼才好呢，怎麼活下去呢，有時也想，把遭兒的田地都賣掉了，到外國去跑跑，可是那人的兄弟對於遺產的事提出意見來，說不會打官司。沒有法律上的根據，我是不高興將自己的財產給人家的，現在那兄弟來說話，他不是沒有法律根據麼？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呢？

——你明知道我不是弄法律的，——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微笑着：——不過，你把事情詳細說一說……再慢慢地來想吧。這兄弟……有信給你麼？

——是啦……聲勢兇得很呢。總之——是一個混蛋，誰對他都沒有辦法，……雖然也有與常人相似的地方，但那人在世時也不喜歡他……

——原來如此！——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應答着，搓搓手。他知道妹子爲什麼要他來，心頭就明朗了。他的脾氣本來不喜歡不明白和疑惑不決的事情，他打算着，首先要保持心的平衡，所以有什麼不明白的事情破壞了他的平衡——他就立刻既惶不安，焦躁的用腦，要不把這不明白的事情趕快說

清，放進在自己世界觀的框子裏，心裏老實就不得舒服。

——實在是，——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眼睛不望哥哥的方面，徐徐地說明道：——那沒有道理的抗議，嚇了我一大跳。我是非常累乏了，伊博里志，只想靜靜兒休息休息，却又尋來了這樣的事。

她重鑿地嘆了一口氣，拿起他的茶杯，又用那把哥哥的神經擾得很不快的鎮定的聲調，繼續着說。

——跟死了的丈夫那樣的人，共同過了八年，已經是應該休息休息了。就是一個別的女人，處在我同樣的境遇——對於義務和教養的考慮還爲落後的女人，也早已把這樣沉重的鐵鏈子割斷了，而我呢，直到今天還拖着，固然這副重担也實在把我壓壞了。可是，孩子死了……唉，伊博里志，自從死了孩子，我過的是怎樣的日子，你也替我稍微想一想看吧！

他同情地望着她的臉。不知什麼緣故，這悲嘆一點也沒有搖動他的心。第一，她的語氣他就聽不入耳，好像是書中的調子，不是動感情的人所使用的。再加那光亮的眼睛從這邊溜到那邊，很少在一處地方安靜下來。身段又是輕快又是慎重，從這沒有破綻的態度，又沁然地感到她心中的冷靜。

陽台的欄杆上，停下一隻靈巧的不知名的小鳥，立刻在那兒蹦跳着，然後飛遁着去了。兄妹目送

着它，暫時落在沉默中。

——有些什麼客人到你的地方來？看點什麼書麼？——哥哥在煙捲上點着火問道，心裏却在想別的事情：在這樣難得的幽靜的夕暮，能不說話，够多麼好呢。在這陽台中，凝然地坐在椅子上，耳聽着樹葉的喞語，等待着鎮靜轟嶺，輝耀羣星的夜晚的到來。

——最多來的是華蓮加，此外白娜朵華也常常來走……你還記得那女人麼？就是柳特米拉·華西里葉芙娜啊……她跟她先生也攪得不大好……可是她也不肯讓人的呢。他的地方還有許多男客人來，可是有趣味的——是一個也沒有！可以談談的，簡直沒有一個……除了談經濟，談打獵，罵罵官府，講一些沒意思的廢話，再也談不來別的……可是，祇有一個……候補司法官辨可夫斯基……年輕，受過高深的教育。你還記得辨可夫斯基的家麼？慢着！好像有客人來了。

——來的是誰，就是那個辨可夫斯基麼？——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問了。

他把妹子問笑了。她一邊笑着，一邊從椅子上立起來，而且用一種新鮮的口吻說道。

——華蓮加啊！

——原來！

——我倒要聽聽你怎樣批評她……在這兒是沒有人敢得過她的。喜歡捉弄人的人，怎樣來打一次

掘台呢！當然——現在你自己看，得啦！

——我也不一定要看呀！他在自己的靠臂椅上打一個呵欠，並無邪念地解釋着說了。

——我，馬上回來，——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從屋子裏走出去，說。

——那末，那小姐跑來時你不是不在麼，——他狼狽了！——你不要走，你走我也走！

——不不，我立刻來！——妹子在屋子裏大聲地說。

他啞一下舌頭，留在自己的椅子裏，向園中望去，遠遠地傳來急促的馬蹄聲，和地面上的隆隆的輪聲。

在波格諾夫的眼前，是一排被暮色籠罩的，有了年代的曲折的菩提樹的行列。樹枝互相交叉，在頂上形成一座芳綠的屋脊。經過長期的歲月，剝落了樹皮，削殘了枝節，但依然向上邊，向上邊，向光明伸長開去，這情形正與我們人類的親族無異。但樹幹上畢竟滿吐黃黃的樹脂，在那兒長出纏繞着的小樹，老枝是乾枯了，在粗大的樹幹上，像骸骨一般地倒掛着。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將這光景留在目中，很想在那古老園庭的呼吸下，就在這把靠臂椅上打一個瞌睡。

從枝幹的空隙中，看見地平線上淡紅色的斑點正在發光，在這種明亮的背景上，近邊的樹木更顯

得朦朧了。從陽台遠遠地伸向薄明的對方的林蔭道上，暮色徐徐地推過來，靜寂又緊跟着追來，引起一種漠然的幻想。幻想受了夜的魔術的唆使，終於在黑暗中搆出一個陌生女人的影畫，不，不是她一個人，和她並肩而立的還有自己的影子。兩個人在林蔭道上，向對方，向遠方走去。她輕輕地靠在他的身上，他覺到女人的肉體的溫度。

——晚安！——忽然聽見低而跳動的聲音。

他出於意外地跳起身來，稍微有些遲疑地向前邊望。

面前站着一位衣色白淨的中身材的小姐。頭上披着白紗似的東西，好似新娘的紗帽——這便是第一眼看見的一切。

她向他伸過手來，問道。

——這一位就是伊博里志·綏該維契麼？我叫奧萊叔華……我早知道你今天可以到的，所以趕快來拜訪，看看是一位怎樣的先生。在這兒，簡直遇不到有學問的人，因此……有學問的人是怎麼樣子的，我簡直一點也不知道。

有力的，熱而可愛的手，緊緊地握了他的手。這襲擊使他多少有點窘，他默默地行了禮。連自己也有點討厭自己的狼狽。預想見了那女子的臉，大概可以從那兒發見明朗而粗莽的媚態。可是當了

面，却有一對大而晶黑的眼睛，天真而和藹地微笑着，把美麗的容貌更顯得動目。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記得在一張意大利的古畫中，曾經見過和這同樣的健美而高昂的臉。櫻唇小口，微突而秀氣的額，額下一對大眼睛。

——對不起得很……讓我去拿燈來……請坐啊，——他招呼她了。

——不，不，不要客氣，我在這兒跟自己的家裏一樣，——在他的靠背椅上坐下，她說。

他立在桌子邊，默默地望着姑娘，知道必須講點不是老套頭的什麼話。那女子却不管他的目光，已經開始對他說話：他是怎樣上這兒來的，這鄉村中木中意，打算在這兒長住麼。而他的答覆往往合不上拍，好似平時本是清淨的腦經，受了一個打擊有點兒昏眩，終於無心地，反射式地在擾亂的感情前，有點無法應付了。面臨着她，一種恍惚的感情，和對自己的憤慨相鬥，好奇心與近似恐怖的感情相鬥。那姑娘像一朵開放的健康之花，和他面對面地坐着，舒暢地靠在椅上，整齊地穿在身上的衣裳，把肩膀和胸脯完全映了出來。而且以旁若無人的氣派，用彈性的嗓子說着話，雖然說的不過是初見面人所說的普通應酬話。帶黑意的栗色頭髮，燙得很柔麗，而眉毛是更顯得黝黑。頭頸溝黑而近玫紅，薄得跟透明一般的耳朵，將皮膚一下一下的輕輕搏動，表示血液流過脈管的速度，當她微露細白的牙齒而微笑的時候，頰上便現出小小的酒渦。同時從衣服的每一條褶褶中發出一種刺戟性的誘惑。

從水汪汪的唇間光閃着細潔的齒列，看來好似非常貪饞的神氣，全身充滿着毫無遮掩的媚態，十足地令人聯想一隻被寵幸的小貓兒的愛嬌。

波格諾夫感到自己分裂爲兩部分，一部分完全被姑娘的官能之美所吞噬，祇是奴隸一般地讚美她，另一部分是機械地觀察上半部分的狀態。他回答她的詢問，自己也隨便向她詢問，在這其間，眼睛就沒法兒離開她的迷人的容姿。他很快地私自稱她爲『妖豔的雌兒，』心裏雖然嘲笑自己，可是總沒有力量回復他的分裂體。

在陽台上，妹子這樣囁囁着走出來了。

——啊唷，怎麼一回事！我當這小姐在那邊，還去找呢，不料已經……

——我從圍子那邊兜過來的啊。

——你們已經相識了？

——嗨嗨，當然囉！我還當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是一位禿頂的先生呢！

——再添一點茶吧？

——好的，添一點吧。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退過一邊，站在下圍子去的階步邊。用手摸一摸臉，又用指頭抹抹眼睛，好

似從臉上眼中拭去垢污似的。他有點害羞，委身於感情的爆發，又造成受女性刺戟的間隙。他想像自己與她出現在哥薩克人包圍未婚夫婦的場面中，很想對她表示自己對於她的挑撥的美，實在是無動於中。

——我今晚宿在你家，明天還要打擾一整天……女郎對他的妹子說。

——華西里·史吉派諾維契怎麼啦？——妹子喫驚地問。

——魯契茲加耶姑母到我家來作客……你知道，我爸爸頂喜歡她……

——對不起，——波格諾夫說：——我很累了！想休息一回……

點點頭，拔起步來，身後立刻傳來華蓮加的贊成的呼聲。

——你早該說了！

他把這叫聲完全聽做是她的好意，但其實不過是隨口的應酬吧了。

給他起居的屋子，原是妹夫的書齋。屋中間放一張粗寬的寫字檯，旁邊是一隻橡木的靠臂椅子，靠一面的牆邊，一張土耳其式的有直條的長沙發，裏裏地佔滿了全邊的牆；對面的牆邊是一架風琴和兩口書櫥；幾只有軟墊的椅子；長沙發頭上一張放烟具的小桌子；一邊的窗口一張棋桌；這一切，是屋子的裝飾。天花板很低，又薰黑了；牆頭上這邊那邊掛着幾張粗穢的會色繡框，裝些莫名其妙的

圖畫，還有淡黑的污漬——一切都發散着沉重的發霉的不好聞的氣味。

桌上放一隻淡紫色罩子的大洋燈，燈光落在地板上。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正立在這光圈的邊緣上，眼望着屋子的窗口，想分析自己混亂動搖的不快的情緒。有兩扇窗子，窗外的夜色中，繪出樹木的黑影。他走過去將窗子打開。立刻屋子里充滿了菩提樹的花香，同時流進了健康而熱鬧的狂笑。

長沙發上已經鋪好了被褥，一個床舖佔領了半截沙發。他望着床舖，開始解領帶，立刻又將靠臂椅粗重地推到窗邊，臉色陰沉地坐下了。

一種莫明其妙的動搖的感覺，使他混亂，使他焦灼。以前有時候他也經驗過不滿的感情，但這樣固執，這樣久地緊緊抓住他不放，却從不會有過，——因為他每次總是很快地處分了那種感情。他這樣相信：人必須理解自己的情緒，而加以任意的生殺。因此有人說到人類精神生活的神祕性複雜性的時候，他總是揶揄地嗤笑着，認這種意見不過是『一種空談』。

他自己向自己問：與那位健康美麗的小姐相見，不是僅僅爲官能的，沒有意義的事麼？——這相見對自己發生這樣莫明其妙的影響，果真是真實的麼？因此無論如何必須將今天的印象整理起來，仔細觀察，作出一個可以愜意的答案來。於是，便得了這樣的答案：——那小姐走進他的理性中來是太

癱了，自己在路上既已頗為疲勞，而小姐在他面前出現的時候，他又正當陷入那種空想的一剎那間，這在他的情緒上，原是不大有的。

這樣的解釋，總算多少安定了他的氣氛，可是不知什麼緣故，就在這時候，他的眼前早又映出了美麗奪目的女郎的姿容。他不禁閉了眼睛，在心中注視着女郎。同時焦灼地抽吸着烟捲，一邊驅散那影子，一邊繼續批評。

——那小姐在本質上，——他想：——是粗野的。血肉太多，而神經則等於零。她那天真的容貌並不是智性的，她那瞪得大大的又深又黑的眸子中所顯示的矜誇——與那相信自己的美貌被男子寵幸的女性的矜誇並無不同。剛才妹子說，韋道加征服一切的男子，可見她也想征服我呢。不過我是來這兒工作的，並不是來玩的，大概不久她就會明白了。

——可是慢着，我只見了她一面，不是把她想得太多了麼？——這念頭忽然掠過他的頭腦。

又大又紅的血一般的月亮，在園子的樹杪後邊昇起來了。他想：這真像怪物的眼睛。不可捉摸的音響，從村落傳來，飄蕩在空中。窗下的草叢中，偶然發出輕微的啼鳴，大概是鼯鼠或水老鼠出來覓食。遠遠地夜鶯啼叫。月亮昇到空中的速度極緩；那情況，好似它瞭解着運行的命定性，但是感覺着疲倦。

把烟尾投出窗外，波格諾夫立起來脫了衣服，熄了燈。立刻一陣夜暗從院子推進到屋中來。樹木面窗俯立，好似要向屋中窺望。柔和而淡薄的月光照射進來，在地板上映成兩縉光紋。

長沙發的彈簧墊軌動作聲，但包裹在白床毯的愉快新鮮的氣氛中，波格諾夫長長地伸着身子，靜下來了。馬上矇矓地入睡了，還迷糊地聽見近邊的窗外，有人蹣跚行走，輕聲道：

——瑪麗亞……你在這兒麼？

他微笑地睡着了。

早晨，在滿屋子的陽光中張開眼睛，又想起那女郎來，不禁輕輕地自笑了。把身子打扮整齊，以學者似的嚴肅認真的態度，走到早茶的桌邊。看見祇有妹子一個人坐在桌對面，不知不覺地衝口說道：

——啊，那小姐呢……

正要這樣問時，妹子在向他表示含蓄的笑容，他一覺到，連忙打斷了話，坐了下來。葉麗莎佛達。

葉麗莎依然不收起她的笑容，仔細打量他的服裝。不懷好意地笑着。

——那小姐早已起身，跟我一起到河裏洗過浴回來了，大概還在園子裏，馬上會來的，——葉麗

達·綏該芙娜說明了。

——何必講那麼仔細呢，——他苦笑了；——等喝了早茶，叫人將我的行李打開來吧。

東西都拿出來麼？

——不，那不必，打開就得了。東西我自己會理，要不，便會被他們弄亂的……我還有點糖菓和幾本書帶來送你的。

——謝謝你！你真客氣……唷，華蓮加來了！

女郎在門口出現了，輕鬆的白服，打着優雅的褶襞，從肩頭一直洒向足邊。是童服相似的衣裳，穿在身上就好像一個小女孩子。她在門口留住步，發聲道：

——你們已經等了好久？——然後跟一朵輕雲一般，無聲地走到桌邊來。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默默點頭，握一握一直露出到臂灣的手，聞到從她身上發散出來的紫羅蘭的芬芳。

——哎呀，香得很啊！——葉麗莎佛達·綏該維契叫道。

——我比平時洒多了麼？你喜歡香水麼，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我真是——說不出的喜歡啊！每到紫羅蘭開花的時節，天天早晨摘來，用手揉呀搓呀，這是在學校的時候學來的……你喜歡紫羅蘭麼？

他正在喝茶，不向她看，但依然覺到她的視線注在自己的臉上。

——我沒有想過這種事情，喜不喜歡紫羅蘭——他聳一聳肩頭，淡然地說，抬頭向她望了一眼，不知不覺地微笑了。

她的臉孔受着白衣的映照更顯得紅豔，深沉的眸子射出藏不住的喜悅。健康新鮮的不可言說的幸福從她的身上發射出來。是北國小春日 and 的明朗的晴光。

——連想都不許想麼？——女郎叫道：——這太可笑了——你還是植物學家呢。

——可是，與園藝家不同的啊——貿然地辯解了，但不消說，這是頗笨拙的回答。眼睛自然地避開了她的臉。

——喲，植物學家和園藝家還不是同樣的麼？——過了一回，女郎反駁了。

——望望妹子，正在不客氣地大笑。這笑聲又不知為什麼使他不快。有點懊惱，在心裏怒喝道：

——這女人竟是個傻子！

但是，當他向女郎說明植物學家和園藝家的區別，他就不能不緩和這種宣告，而改正過來，——這女子只是教育不足吧了。一邊聽着他的認真的說明，一邊望着他，她的眼睛，正是熱心求學的女學生的眼睛。這可完全合了他的意。

麼？

「嗯——」華蓮加拖長着聲音：「我明白了！那末，那植物學，是很有趣味的科學

——唔！我們考察一種學問，應該看它對人類有什麼利益，——他感慨地說明了。女郎頭腦的幼稚，加強他對女郎的同情。但女郎却不管這些，一邊用茶匙敲着自己的茶杯，一邊思索着發問：

——你一定知道牛蒡是怎樣成長的，可是這又有什麼利益呢？

——那是同樣的，比方研究某一個人的生活現象，這也是很有用處的。

——人與牛蒡，——她呵呵地笑了：——凡是人，都是同樣生活的麼？

他心里不勝奇怪，爲什麼這樣無聊的話，却不使他感覺厭倦。

——比方，我喫，我喝，是不跟一個是農人全無分別呢？——她蹙着眉頭，認真地繼續發問：——

——又比方，是不是有許多人，跟我同樣生活的呢？

——那末，請問，你是怎樣生活的呢？——他反問了。心里預期着這問題會變更談話的題目。

——怎樣生活？——女郎叫道：——好吧，我來說！——女郎的眼中甚至露出了得意的神氣。——

——平常，早上張開眼睛來，假如天氣好，我心里就非常高興！好像一件美麗的東西心里想念很久了，忽然得到的樣子……我到河里去洗浴——那條河是從山上溪澗中流下來的——水很涼，身體好似被人

攥緊了一般。有幾處地方非常深，我從岸邊筆直游過去，卜冬一聲，把頭鑽進水里去！嘩嘩地好似向深底里沉下去了……炎熱什麼的完全忘得乾乾淨淨，好似喝醉了酒一般……從水里鑽出來，跳到岸上——太陽不是正望着我笑麼。以後便回家去，穿過森林，摘一些花，完全陶醉地吸着森林中的新鮮空氣。這時候——早茶已經端出來了！——便喝早茶，在我面前，有着各色各樣的花……太陽依然望着我……啊，我是多麼喜歡太陽呀，這恐怕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以後，便開始這一天的工作，家務事情，忙着這，忙着那……而且大家都喜歡我，常常聽我的話——同心協力，一直忙碌到傍晚……這時候，太陽下山了，月亮出來，星星發光……一切東西，到處都美好，永遠都新鮮！你明白了麼？爲什麼生活是這樣的快樂，……可惜我不能說得你完全明瞭……不過，你自己一定也可以感覺到，是不是？就是你，你難道不明白生活爲什麼這樣快樂，爲什麼這樣有趣？

——這是當然的！——他點點頭，掩住了手，好似想從妹子的臉上，擦去那神祕的捉弄人的微笑。

他的眼雖不開華連加，不自覺地向她看出了神，向那正燃燒着希望，要將滿身的喜悅傳染給他的女郎。

——冬天怎樣呢？你也喜歡冬天麼？一切都是雪白的，健康的，而且像找人吵架一般動不動就發

怒……

一陣猛烈的鈴聲打斷了她的話。打鈴的是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於是一個帶一張和氣的圓臉孔，眼睛多少有點狡猾的高高的姑娘跑了進來，妹子爛聲地向這女子吩咐了。

——把茶具都收起了，瑪霞。

這麼說着，便鳴響着足音，在屋子裏來回地走起來了。

這有幾分覺醒了女郎的興奮。她好像定了一定神，把肩頭微微一聳，有一點遲疑地向波格諾夫問道：

——我儘說這樣的話，使你無聊麼？

——說哪里話，決沒有這樣的事。——他否定了。

——不，我是認真問的，——我想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傻女孩呢！——她補充道。

——這又爲什麼呢，到底？——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叫道。這聲音非常大，而且口氣很正直，連自己都喫了一驚。

——因爲，我是在鄉下長大的……沒受過教育的女子……——可是我能够跟你談話，心里非常高興……第一，你是一位學者，再加，恰好……不不，同我原來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你原來是怎樣想像我呢？——他微笑地追究了。

——我以為你說出來的話一定很難懂……儘說不是這樣，是這樣的，或是說：誰都是傻蛋，只有你是聰明的。……我父親地方來的那位客人，也跟父親一樣是一位上校，他也跟你一般是一位學者。不過是一位軍人學者……你猜怎麼樣？……是參謀本部的人員……所以很神氣活現的……我想，那位先生其實什麼也不懂，不過善於吹牛吧了……

——你以為我也是這樣的人物麼？——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問了。

她窘了，臉上陡的一陣紅暈，突然從椅子上跳起來，笑嘻嘻地在屋子裏跑着，嘴里這樣斷斷續續地說着，——

——啊啊，你說什麼，……你真壞，你可以對我這樣說麼……

——啊唷，什麼回事呢，這小寶貝——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眯着眼睛望女郎說：——我有點事走開一下，你好好兒待在這兒啊！

和笑聲一起，她消失了。伊博里志·綏該維契以責備似的目光望着妹子的後影。心裏則在想着：對於這個天生可愛而智識尚未開化的姑娘，妹子所抱的態度，自己必須向她怎樣解釋呢。

——做點什麼呢，——要不要划船去？或是到森林去，在那邊蹦蹦兒，到喫夜飯的時候回來。去

不去？我真高興，今天是這樣好的天氣，在家里怎麼關得住呢……不過，我爸爸的痛瘋又發作了，弄不好還得去看護他。我這爸爸一害起病來，脾氣就挺壞的……

他驚奇這女郎的個人主義，一時答不出話來，但一回兒就應允了，立刻又想起昨晚上的決心。自己今天早晨是帶了這決心走出屋子來的。可是一看見她的神氣，她想征服自己的心這種可疑之點不是連一點影子都沒有麼？在她的談吐中，所有的不是媚，所有的只是媚以外的東西。所以跟這樣原始人一般的姑娘，大家過一天，似乎也壞不了事。

——那末，你會划船麼？不高興麼？沒有關係的，我來划得啦，你看我，划得很好呢。

兩人走到陽台，又從那兒走落園子。同他又高又瘦的身子並行起來，那女郎就顯得又矮又肥。他去扶女郎的手，被拒絕了。

——何必呢？疲勞的時候，當然是好的，要不然的話，走起路來反而不便當……

他越過眼鏡望着女郎，臉上露出了笑容。而且跟着女郎的腳步走起來，又是非常高興的心境。女郎的步子輕鬆而悅目——白衣在身上微微盪盪，褶皺絲毫不亂。一手撐傘，一手空懸着，作出一種不能言說的姿態，拍合着正談論村中勝景的女郎的語調。這手臂一直露到臂膊邊，肌肉堅實而帶微黑，金色的柔毫在風中吹拂，將伊博里志·綏該維契的眼睛硬生生地吸住了不放。在他的心坎深處，又自

然地戰慄着莫名其妙的朦朧的迷醉。他盡力想將它趕去，捫心自問，我爲什麼要黏住了這樣的女子？
答道：——這是好奇心，是一種安靜而正當的希望，想觀賞這位女郎的美。

——唷，到了河邊了！快坐上船，我馬上去拿槳來……

他又來不及問她，這槳放在什麼地方，只見她早已跑進樹林中去了。

冷清的河水映着樹梢的影子，凝然不動。他坐在船上眺望。比之把曲折繁生的枝條高懸在河面上，岸邊的樹木，那河中的影子要美觀得多了。污穢的地方消失了，一切都美化了。現實地站着的是受過長年歲月的侵蝕，而在水中則創造了帶着明朗諧調的幻象。

一張動人心目的影畫，籠罩在四周的一切的，只有靜寂和失了炎暑的陽光。高歌生命之幸福的雲雀的歌聲，與空氣同吹進胸膈深處。伊博里志·綏該維契一邊深深吸入，一邊感到身中浸透一種對自己完全新穎的，愉快而靜穆的感情。使他忘記了想理解想說明的不斷的焦灼，感到理性是被鎮壓了。靜寂的世界君臨周圍，在這世界中，自然之無言的創造，孜孜不倦地進行着，雖然常受死的威脅而終於不能戰勝的生命，被無聲地創造着，常常掙扎着，但在還沒有獲取勝利時，死徐徐地工作着。而青空燦爛着勝利的光輝。

映在水面的畫圖中，現出臉含微笑的白衣的美女。手拿槳子，悄然無聲，美麗奪目，像招呼人。

般，遠遠地立在那兒，又好像是從天上俯視下來的。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悟到了，這是華蓮加從園子中走來向自己眺望的影子。他雖這樣地悟到，但仍不願發出聲響，移動身體，來打破這個陶醉的夢。

——啊唷，在做怎樣的夢啊？——嚮起了驚奇的喚聲。

於是他爽然地從水面移開眼來，望一望女郎。

立刻，他的爽然的情懷消失了，因為這女郎，正美得如陶醉的夢境。

——快不要再想了，夢固然是可愛的！請不要作這樣陰沉的臉，心頭開懷起來，好不好？我們一直划到上游去……那兒的風景好極了……而且逆流而上真有味兒，那時會真正感覺到在划船，在運動呢……

小船離開了岸，在微睡的水上輕輕搖蕩，因為槳子推重了，一下子就離岸很遠。再將船撥正，便向兩邊款擺了幾下，就此輕輕地向前滑上去了。

——我們儘量揀出脚下走，爲的有遮蔭。——女郎熟練地划幾分水，說道：這一帶河流很緩——不過一到第聶泊河那就不得了——那兒有魯契茲加那姑母的田地——一到那兒可真厲害啊！槳子在手，中掙不住呢……你見過第聶泊河的河洲麼？

——我見過的只是牆腳下的河灘呀，——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故意玩笑地說。

——我們就穿過那邊去吧——她笑着說：——好啊！有一天，差點兒把船弄翻了，總當立刻要沉沒的了……

——既然這樣危險，就不要去吧！——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認真起來說。

——啊，爲什麼呢？我縱使熱愛生活，但決不怕死。特別是那地方，比陸上要有趣得多呢……

——不，特別是那種地方，是什麼意思也沒有的呀，——他向她用眼睛打量着說。

——爲什麼沒有意思！——她頗具自信的噴道：——當然，極有意思！

女郎在小船艙底的一條橫檔上，撐緊了可愛的雙腳，跟他對面坐着，每把槳子扳一次，兩邊的風物便向後退去。每一次，透過稀薄的衣服，映出浮彫一般的，豐滿的，隨彈性的動作而抖動的，少女的胸脯。

——她沒有穿緊身馬甲，——把眼睛移向底下，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想了。於是，眼睛便緊釘在女郎的腳上。撐住在船底的結實的小腿，完全依照輪廓地露出到膝頭爲止。

——怎麼啦，這個女子——是故意穿得這樣隨便的麼？——感到一陣沁然的刺戟，他過過身子，

向高岸仰望。

船恰巧划過一道峻嶒的山脚下。亮晶晶的碗豆梗子，葉子像絲絨似的南瓜藤，從山崖上倒掛着下來。長在崗邊上的向日葵的又大又黃的花球，映照在水中。把眼睛移到對岸，那邊是低而平坦的，一直伸向遠方，直到遠遠的森林的綠牆下，全部都掩着水汪汪的動目的綠草。其中有些淺黃和淡藍的花兒，像孩子的眼睛一般可愛，把和靨的臉蛋望着小船的方面。在船頭所向的前方，也望見濃綠的森林——河道像一把冷酷的刀子，刺進那森林中去。

——你不覺得熱麼？——華蓮加問了。

——他向女郎瞥了一眼，心中又是一驚，不是又看見了：——在捲起的頭髮底下，額上爆出點點的汗珠；胸頭喘得很急促，隆起得更高了。

——不，對不起！——他問心自愧地喊道：——我眺望得出神了……你累麼……好，我來划吧！——不行，槳子不能換手呀！你怎麼知道我累了？這什麼話！還沒有走到兩俄里呢……不不，你不要動……馬上找一個地方靠岸，我們可以上去走走。

她板起臉色，使人知道再多說也沒有用處了。他聳聳肩頭，不高興地沉默着，想想有點懊喪，——看來這女子，一定把我當作無用的人哩。

——你瞧，——啫，那邊就是上我們家去的路，——她抬起下頰指點着一邊的岸上：——在這地方渡過河灘，到我們家裏，從這兒去還有十四俄里。那地方比你們波格諾夫家，風景要好得多呢。

——你在冬天也是在鄉間過的麼？——他問了。

——啊，你爲什麼問？家務一切，都是我一手照管的啊。父親老實一動也不能動……坐在椅子上，就只是在屋子裡推來推去吧了。

——但是這樣的生活，你不厭倦麼？

——爲什麼？事情多得很呢……幫手却只有一個，——是爸爸的勤務兵，名叫尼孔。已經是老公了，還喜歡喝酒，可是氣力大得了不得，而且對我的工作十分熟悉。佃戶們都很怕他，常常被他打倒。可是有一次，許多佃戶合起來打他一個……那一次打得真厲害！不過他做人一是一二是二，對於父親，對於我們，忠心極了……簡直跟狗一樣，待我們非常好！我也很喜歡他呀。你一定讀過這樣的一部小說，——主人公是一位軍官，叫做路易·格拉蒙伯爵，他有一個勤務兵叫做薩地·可可？

——沒有讀過，——青年學者老實地解除了武裝。

——一定要讀一讀才好——那小說真有趣，——女郎頗有自信地勸告他：——尼孔使我喜歡的時
候，我總是叫他做薩地·可可。開頭他很不服氣，後來把那小說唸給他聽，他就明白過來，說他像薩

地。可是稱讚他的意思。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像歐洲人鑑賞彫刻細工的中國人像一般，看着這位姑娘。可是女郎却渾然不覺，正熱心地對他講那將全身犧牲的熱情供獻於路易·格拉蒙伯爵的薩地。可的功勳。

——對不起，華爾華拉·華西里葉芙娜，——他打斷女郎的話，——你讀過俄羅斯作家的小說麼？

——噯，當然當然！不過我不喜歡——很沉悶的！而且所說的事情，都是我所熟悉的。爲什麼不能再寫得有趣些，動不動說真實，可真喫不消。

——啊，這是不喜歡真實的麼？——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柔聲地問。

——啊，這是另一回事，我所說的，永是親眼所見的真實，不過……

女郎突然把話打斷，想了一下，然後發問了。

——不過，儘是喜歡，又有什麼用處呢？我雖以爲這是我的真正的習慣。

來不及回答，女郎早又發出大聲，這樣地叱他道：

——向左灣了……快啊！這邊，向這株檳榔樹那邊……啊，你真不行！

● 啊啲之意的問投詞，有時只是連連地叫啊，啊，啊！

船不聽從他的手。用力地用槳划水，船頭卻橫過來駛到岸邊去了。

——現在不要緊了，——正這樣說時，女郎突然站起身來，輕輕地跳過船舷了。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一聲絕叫，把槳子拋開，張開兩手來扶她。那時候，女郎却手中拉着船纜，若無其事地立在岸上，故意羞他地問道：

——嚇了你麼？

——那裏，我當你跳到水里去了，——他定定神說。

——這種地方好投水麼？况且淺得很呢，——將船拉到岸邊，她辯解着說。男的坐在船梢上想：這樣的事到底不是我做的麼。

——你看，怎麼樣，那座森林？——男的上岸，與女郎並立的時候，女郎說道：——多麼出色啊？彼得堡的近郊，恐怕沒有這樣出色的森林吧，

一條細長的小徑，樹枝從兩邊像壓下來一般的覆掩着，展開在兩人的面前。腳底下匍匐着被馬車輪子輾平的多節的樹根，頭上的樹梢，像天棚一般地繁茂，高頂上——天空碎成小小的片塊從上邊張望下來。陽光像細如絃線，斜穿過狹窄的綠廊，在空中顫動，四周蒸騰着腐葉堆的氣味。小鳥兇飛來飛去，以冗迫的鳴聲打破了森林中莊嚴的靜寂。啄木鳥不知在哪里啄着樹幹，蜜蜂也振翅作聲。面前

的空中，一對蝴蝶互相追逐飛舞，又好像是兩人的嚮導。

隨步走着。波格諾夫的沉默，爲的是不去打擾羅蓮加發覺表達心念的言語，女的則不顧一切地，熱心地繼續嘵叨。

——我不喜歡讀那種描寫農民的小說。那種人的生活有什麼趣味呢？我很熟悉那種人物，也跟他們一起生活的，所以描寫農民的小說，一看就知道是胡說白道，滿紙荒唐。將他們寫得好像是十分可憐，可是農民只不過是卑劣，一點也沒有什麼可憐。那種人的心願，只不過是——騙入，偷東西吧了。老是強索硬要，一回兒痛啊，一回兒癢啊，都是一班叫人嘔吐的髒小子……而且他們乖得很，哦，又非常的狡猾！有時候，真使我生氣呢，你一定也明白的吧！

女郎的臉上現出惱怒的表情。伊博里志·綏該維契驚奇她感情的強烈，但是不願聽這種立在主人地位上的責備，他打斷女郎的話：——

——剛才說的小說，是法國作家的作品麼……

——啊，是的，不過我們講俄國作家還沒有講完呢，——女郎心氣似乎平靜一點了，她改正男的話道：——你說，爲什麼俄國作家的作品沒有意思？——這是當然的。他們不是一點也不講有趣味的麼。法國的作品中，有真正的英雄，不講普通人所講的話，做出來的事情也完全不同。總是勇敢的，

戀愛，愉快——可是俄國作家的主人公——都是平凡，沒有決斷的，不是一打就癩的感情，不知怎樣總不大乾淨，遲遲疑疑的——總之，跟眞的人沒有區別！這種人怎麼能作主人公呢？讀俄國的書，它的宗旨就莫明其妙。什麼都是傻里傻氣的，不爽氣，整年地使胸頭沉重不快，老是冥想着莫明其妙的念頭，他們哀憐大衆，而實際上，他們自己就是頂可憐的！想想，說說，告白戀愛，以後再想結婚呢？還是不結，終於結婚了——現在就對太太儘說惡意的戲言，結果便趕出去……這種事情有什麼趣味呢？我看得發起火來了，這簡直是受了欺騙啊——這不是用稻草人和木頭人代替英雄胡亂放在小說裏麼！所以，讀俄國小說的時候，就沒法兒忘掉眞實的生活——你以為這是好的麼？但你讀法國小說看——你會替主人公發抖，悲哀，憤怒，他們打架的時候你想和他們一同打，他們死的時候你會哭起來……你等不及地等待結局，可是讀完之後——又怨恨地想哭，這樣不就完結了麼。既然不過寫些尋常的事，為什麼要寫小說呢？這真是怪事啊！

——對於尊見我頗有異議，華爾華拉·華西里葉芙娜——他截斷了女郎的滔滔不絕的話潮。

——請說吧，不必客氣——女郎微笑着下了決心：——當然，你是要駁倒我的。

——是的，我要駁你。你讀過俄國一些怎樣作家的作品呢？

——各色各樣的人……當然都是差不多的傢伙。比方，有一個叫做薩略思的……他一味模倣法國

作家，可是一點兒也不行。他跟每個作家一樣採用俄國主人公，可是那種人，怎麼能寫得有趣呢？我還讀過許多——比方屠格涅夫，馬爾該維支，伯杜亨。只看消這些名字，就知道沒有一個寫得好的！這中間，你讀過誰的作品？此外，彌丘內·特·白歌倍怎樣？彭孫·特·推拉伊爾，亞爾山·哥塞，畢爾·孔柴納，還有仲馬，加波里奧，波爾納你讀過沒有？真是，叫人難受啊！你懂不懂？小說中我頂喜歡的是惡棍，他們很巧妙地佈置各種作惡的網，謀刺，下毒……都是極頂聰明的人，而且性情堅強……因此到了結局上，這些惡棍們被捕了——我心里難過得很，連眼淚都流出來了。大家都憎恨惡棍，想把他打倒——可是惡棍却獨手對付衆敵！這纔是——真正的英雄啊！可是，那些正派人，一日得勝，却變得十分討厭……所以當正派人正在願望什麼，出發到什麼地方去，找尋什麼，受苦遭難的時候，我是喜歡的……可是目的達到，萬事定當，那就一點兒趣味也沒有了。……

姿態很好地抬起着頭，眼中發着光芒，女郎很興奮地和他並着身子，輕輕地邁着脚步。

他看着女郎的臉，焦躁地捻着鬚子，想找覓一句峻烈的駁言，一下子撕破塞在這女郎頭腦中的滿是塵埃的布片。但一邊覺得必須將女郎駁倒，一邊又很想再聽聽她天真的蠢話，看看沉醉於自己的意見中，在男子前正直地曝露自己心曲的這女郎的神情。這是一些從未聽過的議論。意見雖然是很不正確，但同時，凡是她所說的，都跟她的野性的美十分調和。在他的面前，站着未經磨礪的理智，粗獷

地俯瞰着他，同時又站着一位消魂落魄的美女子，燻蒸着他的情慾。這兩種力量，各用直接性的武器將他壓倒，因此他必須找到一件任何東西來對抗她。他有的是明確的理論，在同人中爭論的時候，他是不大喫輸的。可是這女郎却是一位不容易對付的人物，要將她的理智召回到正常的道路，要將她在無聊小說，農民，兵士，醉鬼父親的社會中被歪曲了的靈魂提向高處，到底應該向這女郎說些什麼話才好呢？

——噯，我扯淡扯得太多了！——女郎感嘆地叫道：你聽了會覺得無聊吧？

——哪兒的話，不過……

——我想你也明白，我非常感謝你。在你到來以前，我很少跟人家談話。對於你那位妹子，我實在也不大喜歡，我老是對她發脾氣……我想，這是因為我父親常常叫我喝伏特加，我又常常打尼孔的緣故……

——你？！打人麼！噯……你爲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波格諾夫驚奇了。

——是的，隨便拿起父親的鞭子，就打，不過如此而已！你想，家里在鬻穀，鬧得跟失火一般，那傢伙只當沒事，還在那兒喝酒！這不把我氣壞了！工作正亂雜雜的，到處要他去照顧，這種時候，還有誰能喝酒呢？那些佃戶，實在是……

——啊，慢着，華爾華拉·華西里葉芙娜，——他極力將口氣和緩了，開口說道：——打傭人這種事是可以的麼？這種事是高尙的麼？請你先想一想！你所崇拜的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不是也打忠心的薩地·可你呢？

——啊，打的呀！路易伯爵有一天打了可一下耳光，那時候我還同情那個勤務兵呢。不過我不打又有什麼辦法呢？而且我是很會打人的……我的氣力很大！你不要笑，我把我的手臂給你看！

把手臂曲到臂灣上，女郎很得意地向男的伸出來。他將上手臂的肌肉托在自己手上，用力捏了一把。立刻留意到了，一陣臉赭，忙向周圍望望。只有樹木沈沈地靜默着。

他對女子雖不是臉嫩的人，可是只有這個女子，却好似以她的單純和不疑人的那種不容氣的態度，使他發窘。然而也好似因此大大燃起了他的情慾。

——可羨慕的健康啦，——他煩惱地打量着她被太陽晒黑的手頸，說道：——所以我以為你有很好的精神——不意地又說出了這樣的一句。

——呢，怎麼！——女郎搖着頭說：——真奇怪，——並沒有特點啊。有時候，連自己討厭的人，也會替他去勞碌的。

——只不過有時候麼？——他笑了：——人這個東西，總是應該勞碌勞碌的。

——爲什麼？——女郎問了。

——爲什麼，大家不是那麼不幸麼？就是你，就是那些佃戶，也都一樣。你想，生活是多麼苦惱，不公平，悲哀，煩悶，這一切是多麼多啊？

因爲是熱烈的口氣衝口說了出來，女郎便注視着男的臉孔說道：

——你這麼說，你真是一個好人。只可惜你不識得農民，你又沒在農村里生活過。農民們很不幸——這是不消說的了，那末，他們的不幸，是誰的罪過呢？那些人狡猾得很，他們如果要幸福，有什麼人去阻撓呢？

——可是，沒有那裝飽肚子的麵包啊！

——不但麵包，比這更厲害的，他們人數又多得很呢……

——是的，多得很！而且田地更多……有很多的人，有一萬俄畝的田地。比方你們府上，有多少呢？

——五百七十三……——對啦，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不，你說你說！難道說都送給農民麼？

女郎以大人看小孩的目光看着他，低聲地笑了。這笑聲使他發窘，生氣。勃然在身中燃起一種想

說服這女子的迷蒙的意志。

於是他便條分理析地，加強了語氣，向女郎說起來了：——財富分配的不公，大多數人羣的沒有權利，對於生存的場所，對於一片麵包作致命的鬥爭，富人的權力與貧人的孱弱，以及——幾世紀以來，被虛偽，被少數權力階級爲自己的方便而造成的偏見的暗影所壓倒的理性。

女郎和男子並肩走着，帶着好奇和驚異相混合的心情，默默地望着他。

森林中陰暗的沉靜包圍着他們二人，這是一種即使在表面上有聲響溜過，也不能把沉靜的哀調些許打破的沉靜。

波格諾夫沉默了。一邊揩着額上的汗，一邊覺得自己長談得疲乏了，——他等待着女的還要說些什麼。

女郎眯細着眼，望着前面的遠處，有一種影子在她的臉上搖動。女郎的徐徐感嘆的口吻，打破了沉默的時間。

——啊，多麼漂亮的議論！……大學校的先生，都是這樣能說話的麼？

青年學者發楞地喘了一口大氣。雖然豫料到反應，却也不禁對女郎的話有點厭惡，而對自己的盡力講解又覺得沒有意思了。只消稍微能用用頭腦的人，對這樣的理論是誰都能够明白的，爲什麼這女

子還是不明白呢？在自己的言語中，是不是有不可捉摸的東西呢，爲什麼這女子的感情，一點兒觸不到自己的言語中呢？

——你的議論真漂亮！——男的還沒有回答，女郎又透了一口氣。眼中顯出正直滿意的神氣。

——可是——我的話到底對不對呢，你看？——他問了。

——嗨，是啊！——女郎毫不遲疑地回答道：——你雖然是一位高深的學者，但我也有的理由。我也有我自己的見解！……照傳說講，所謂人類，好似建造房子一樣，這工作是大家都平等的。而且不但人類，所有一切——磚頭，木匠，木材，房子主人——大家都是互相平等的，但是果真是這麼一回事麼？農民——必須在田野做工，你是講授學問，縣長是須要看管大家是不是在做重要的事。你還說，生活就是戰鬥——那末，它到底在什麼地方呢？不，人和人大家不是過得很好麼。假使戰鬥是有的，那末，不是就有勝利的人了麼。什麼社會的福利啦，——我對這個是完全不懂。你說社會的福利在萬人的平等之中，可是這不是實在的！我的父親是上校——他跟尼孔，跟那些佃戶，怎麼能平等呢？又如你——你是一位學者，可是教我們國文的先生，喝伏特加……臉孔發了老紅，他是很有點幸運的人，醒鼻涕發出銅喇叭一般的聲音，他是這樣的人物，你能說與這個人平等麼？

女郎認爲自己的論據是顛撲不破的，便高興得要跳起來。男的出神地看着這女子的歡喜的興奮，

心里很得意能使女的這樣歡喜。

但他的理性，却拚命掙扎着想求得一個解決——由理性所覺醒的純粹思想，雖加以分析而無從把握，反而與要把女郎推進去的方向引起完全相反的作用，這是什麼緣故呢？

——我很喜歡你，但別的人我不喜歡……這又哪里有什麼平等呢？

——你喜歡我麼？——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自然地問。

——呃，當然囉！——重重地點着頭，女郎立刻反問了：

——但這又怎麼樣呢？

面對着這以明亮的眸子看着自己的沒遮擋的無底的深沼，男的好像遲疑起來了。

——這就是這女子的媚功麼？——他忽然這樣地想。

——你爲什麼要這樣問呢？——把好奇的目光深深打量着男的面色，她追究了。

這視線把男的弄得窘迫起來了。

——爲什麼？——他把肩頭一聳：——這不是當然的事麼？你是女子……我是男人……盡力

裝得無心的模樣，他解釋了。

——所以你就問麼？可是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又不是想跟我結婚！

女郎說得若無其事的样子。因此他也不至於不好意思。只是現出了一種力量，却將他頭腦的工作完全指向到別的方面。於是他以幾分和解的口氣向女郎說：

——我所不明白的就是這個……第一——想人家喜歡，想和跟人結婚，或是想嫁人——並不是同樣的事……這一點，你大概也明白吧。

女郎不禁哄的一聲笑了起來。這笑聲立刻清醒了男的狂熱。清醒了之後，看看自己，看看女的，都覺得討厭。因為水汪汪地哄笑，女郎的胸脯便波動起來，連空氣也被她快活的搖動起來了，男的沉默着，跟罪犯一般，等待自己戲言的報應。

——啊哈哈！啊唷，多麼……多麼妙的新娘子……我要是做了你的新娘！啊唷，好笑極了……
鳥跟蜜蜂結起婚來了！

男的也同樣笑了，——並非因女郎奇妙的比喻，是因為完全不瞭解掌管女郎心的動靜的發條。

——你倒是一位很可愛的姑娘！——老實地衝口而說了。

——好，把手伸過來……你走得太慢了，我攙着你走！應該回去的時候了……不會太遲麼！葉麗莎佛達·綵該芙娜一定會發怒呢，把喫飯的時候等得太久了……

他們便回頭走了。波格諾夫想把談話引回到原處，想改正這女子的錯覺，以為自己和她並肩而行

心境並不是完全自由隨便的。而第一點，必須解消這種莫名其妙的不安，還不安膩在心頭上，妨礙他駁翻女郎的論據，使女郎安靜地聽自己的意見。要是沒有這種不可名狀，不可思議，無可應付的感覺從中作梗，那末用自己理性的理論，從女郎的腦汁中剝去贅肉，實在是很便當的事情。這到底是什麼呢？總之，在這女郎的精神界中，把對這女子完全生疏的種種觀念灌輸進去，是一向並未希望的東西，也是和這東西很相似的……因此這樣地逃避自己的義務，還對於忠於自己主義的人，當然是可恥的。這樣想時，超然於感情之上的理性之力。就覺得更爲可靠了。

——今天是星期三麼？——女郎說：——是吧。那末，再過三天，黑先生就要來了……

——什麼，什麼人到什麼地方來？

——黑先生啊，辨可夫斯基，星期六要到我們那兒來。

——來做什麼？

——她以頑皮的目光望着男的，高聲笑了。

——啊，你不知道麼？這是一位官吏……

——啊！是的是的，我妹子已經說過了……

——說過了麼？——華蓮加加勞道：——那就好了……你快說，他們馬上要結婚麼？

——爲什麼他們必須結婚？——伊博里志·綏讓維契驚惶地問了。

——爲什麼？——一陣新紅透上了臉，華蓮加暈癡了。——不不，我也不大明白呢。只是高興得很！你奇怪麼！你沒有知道麼？

——我一點也不知道！——伊博里志·綏讓維契乾脆地發聲說了。

——我却胡里胡塗說出來了！——女郎發窘地叫道：——真糟糕！那末，好孩子，伊博里志·綏讓維契，你就只當不知道就是了……我也只當沒有說過！

——可以，可以！不過，駭了一跳，我實在一點也不知道。現在才聽你說了，——我妹子要嫁給辦可夫斯基去……是不是？

——啊，是的！她要不是親口說出來，也許還不到這地步。你不會對你妹子說吧？

——一定不說，你放心！——他答應了。——我到這里預備來料理喪事，不料形勢一變，卻要參加婚禮了，這倒有趣得很！

——請你不要再說結婚的話，——她要求道：——你不是什麼都不知道麼。

——果然不錯！不過那辦可夫斯基是怎樣的人？問問這話是可以的吧？

——問那人可沒有關係！——皮膚兒有點黑沉沉，人兒是和氣而安靜。眼兒，鬚兒，口兒，手

兒，喜歡尖着嗓子唱柔和的歌兒，喜歡喫菓醬點心兒，我每見他那臉兒，就忍不住想打他一個嘴吧兒。

——這麼說來，你是不喜歡那位先生的了！——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叫道。想像有那種特點的情狀，心里便哀憐起那辨可夫斯基來了。

——那位先生也很不喜歡我呢！大抵我的脾氣，就看不慣小個兒的軟弱懦怯的男子。男子必須長得又高又強。說起話來聲音跟破鐘一般，大而發光的眼晴，而且感情上——即使受了怎樣的妨礙，也決不驚惶。想到的事，立刻就做——這才叫做男子！

——這樣的男子，也許現在已經沒有了，——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莽闖地冷笑着說。對於這女子對男子的理想，似乎又使他感到非常不快。

——有的，一定有的！——女郎自信地叫了。

——這是你，華爾華拉·華西里葉芙娜，自己隨意想像出來的妙牲口，這種怪東西有什麼地方值得中意呢？

——牲口，你還說得太粗鹵了，我所說的，是堅強的男子呀！力——這是最動人的。現在這班男

● 此節原文，全用指小名詞，無法譯出，故各加上一個兒字，略表原來語感。

子，還不是天生帶着風濕啊，咳嗽啊，其他各色各樣的病痛——你說這是好的麼？再說，滿臉長面顴的老爺，像區長可可維契那樣的人，當了自己的丈夫，這難道不可笑麼？要不然，辨可夫斯基那樣嬌小可愛的先生，你說怎麼樣？還有跟執達吏摩亨那樣，又瘦又長的駝背，你說怎麼樣？還有結實的大魏頭，呼呼喘氣的，禿頭，紅鼻子，商人的兒子葛里霞·契諾內薄夫呢？跟這種粗獷的丈夫，豈得出怎樣的孩子呢？這一點是不能不想到的呢……對不對？孩子——這是……非常重要的！男子們對於這種地方——是不去想的……他們不喜歡孩子。大多的男子都是無用的，所以我……要是嫁了那樣的男子，我一定會打丈夫的耳光！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阻止她，對她解釋，她對於男子的判斷不正確，這是因為她差不多還沒有見過世面的緣故。即使是她所指名的那些人，僅僅從外表上去批評也是不可以的——這是不對的。一個人可以鼻子長得不正，但他的心也許是很好的。面上長了面顴，也不一定沒有光輝的理智。他講說這樣的真理，既覺得無聊，又覺得困難。大概在遇見這女子以前，對於這種見解的存在，是連想都沒有想過的，因此現在連他自己都覺得這一切正似發陳腐氣的，穿破的舊衣服。他不得不感到這不會打進女郎的心頭，而女郎自然也不會接受的……

——啊啞，河啊！——女郎打斷他的話快活的叫喊了。

終於，伊博里志·綏該維契點了點頭。

——我把話停止了，這女子就高興起來。

兩人對面坐下，又開始划船了。華蓮加抓着槳子，急急地用力划着。水在船底發出不平似的汨汨聲，細浪向兩岸流去。伊博里志·綏該維契閑眺着迎舟而來的河岸，感到自己在散步時，因多談多聽而十分地累乏了。

——你看，船行得多快啊！——華蓮加對他說了。

——唔，——連眼也沒有舉起來，是沒有勁兒的對答。但還是一樣——雖然沒有看見女郎，他依然在想像着，女郎的身體，是怎樣迷人的伸屈着，胸脯是怎樣迷人的波動着。

已經望見了園子……一回兒，二人已在林蔭路上走着。在那兒，遇見了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的微笑端莊的影子。她手裏拿着紙頭什麼的說道：

——好容易，玩完了麼？

——很久了麼？肚子倒餓空了，我——把你吞進了吧！

華蓮加這樣說着，一把抱住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的腰，見她極叫起來，樂得格格的笑，在她的身邊輕輕跳了一周。

飯時沉悶得很，一點味兒也沒有，華蓮加一心把肚子裝飽，沒有說話；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對阿哥有點生氣；做阿哥的臉上時時感到妹子的偵察似的目光。飯後過了一回，華蓮加回家去了；波格諾夫退進自己的屋子里，躺在長沙發上，腦中把今天種種的印象連絡起來。想起散步時發生的瑣細事端，覺得這些漸漸變成混濁的沉澱，蠶食着他的長年以來沒有些少波折的感情與理智的平衡。同時在肉體上又感到一種新鮮的氣氛。這新鮮的氣氛，有奇怪的重疊，是把心臟緊緊抽住一般，血流突然凝滯，比平時流得分外的迂緩。

不消說，那女子是一個絕世的美人，只看一眼，馬上令人捲進於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的黑潮中——這在女子固然是習慣了的事，但在他却覺得可恥。這是籠子鬆弛的證據，也即是矜持的缺乏。那女子挑起他的強烈的肉感——正因此，所以必須與之鬥爭。

——必須與之鬥爭麼？——突然在他的腦子里，跳出一個七首似的短的責問。
這責問好似別人驀然向他提出來的，他皺了皺眉頭。

總之，在他心中所生長的，確實不是發端于女性的誘惑。這可說是一種由矛盾而蒙受恥辱的理智的反抗。只是要在這反抗中成爲勝利者，雖然對方是孩子一般的脆弱，他却是不能夠。與那女子講話必須取一種形式。他的義務——是絕滅女子的野蠻的觀念；把深入在她腦髓中的那些粗野和愚蠢的幻

覺澈底打毀；必須把那女子的理性從亂七八糟的意念中赤裸裸救拔出來，加以洗滌，征服她的靈魂。於是她就可以接受真理了。

——我能不能這樣做呢？——又跳出了一個意外的黃問。縱使認為這是可能的……不過，假使這女子能够接受和現在所想的，完全不同的反對的觀念，那時，她將變成怎樣的人呢？假使那女子的靈魂，受了我的薰沐，能够脫出錯誤的軛架，浸透在不容許些許曖昧，些許胡塗的真正的教養之中時——那她也許會比現在增加一倍的美吧。

過了一回，到喝茶的時候，他已下了堅強的決心，要重建這女郎的世界。甚至認這決心是自己真正的義務。從此他可以冷靜地鎮定地接觸這位小姐。在自己對這小姐的態度中，也可以對她所說所行作嚴格的批判了。

——怎麼樣，你喜歡華蓮加麼？——走到陽台時，妹子問了。

——一位很可愛的小姐，——他軒一軒眉毛說道。

——真的麼？不過……我還在担心呢，那小姐太沒有教育，你見了會不喜歡。

——嗯，這一點稍微有點受不了，——他同意道：——不過，老實說一句，比之那班受過高深教育，而自以為了不起的女子，却有許多地方要可愛得多。

——對啦，她長得美……而且是一位富新娘……有五百俄畝好田地，作建築材料的森林……有百來畝。還有她姑母一筆大財產，也歸她承繼，當然，無論哪方面，都沒押給人家的……

他看出妹子故意裝出誤會自己意思的樣子。

——我不是從這方面去觀察這小姐呀。——他說。

——所以……我特地告訴你啦。

——謝謝你。

——你怎麼啦，生氣了麼？

——沒有什麼。可是爲什麼？

——妹子喜歡管閑事，所以很想知道。

妹子柔和地，稍微帶點諷媚的微笑了。這微笑使他想起辨可夫斯基來。於是，他也笑了一笑。

——你笑什麼啦？——妹子問。

——那末，你呢？

——我心里高興啊。

——我心里也高興。因爲我沒有在兩星期前料理妻子的喪事。——他笑着說。

妹子立刻做了正經的臉，嘆一口氣說了。

——你心里一定在想，我死了丈夫一點不悲傷，以為我是一個自私的人吧？不過，伊博里志，我的丈夫是怎樣的人，你也是知道的，關於生活上的事，我不是常常寫信給你的麼？所以，我總是在想：——這是什麼話，難道我這樣一個人，活在世上，就為的是來滿足尼古拉·史吉邦諾維契·華魯白葉夫的粗暴的情慾的麼。他這個人，一天到晚醉得昏天黑地，不管太太，不管近村的鄉下女人，要不然，就是妓女，簡直是沒有分別的。

——怎麼？……伊博里志·綏該維契驚叫了。立刻，在他的記憶中想起妹子的信來。在信中，她很詳細告訴他，丈夫脾氣惡劣，愛酒如命，性氣疏懶，以及酒色之外的一切荒唐行為。

——啊，你還不信麼？——她以責難的口氣問着，嘆了一口氣：——他老是這個樣子，我不說謊也不隱瞞……我不明白地說他對我不忠實，不過我怎麼能不這樣想呢。喝飽了酒，把窗子當門口的時候，在自己面前的，是太太，還是別的女人，——叫他怎麼能够區別呢？

妹子滔滔不絕地向他講述自己傷心的生活，他一邊聽着，一邊却等她說出想說的重要的話來。而且自然而然的，在心里這樣想：假使遭人是華魯加，不管生活鬧得如何一團糟，也決不會因自己的生
活向人訴苦的。

——我這樣想，雖然是命運，但過了這麼久的傷心的日子，我應該稍微得些好報，也不算罪過吧……我覺得立刻就會到來了——這個好報。

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說到這兒，停口不說，把乞憐的目光望着哥子臉上一陣紅暈。

——你要說什麼呢？——哥哥屈身向着妹子，柔和地問。

——我……我也許，要再嫁呢。

——這不是很好麼！恭喜你……但是，你爲什麼這樣遲疑疑呢？

——我實在也決不大定啦！

——對方是誰？

——我，我好像已經對你說過了……就是，那個辨可夫斯基啊……馬上要當檢事的那人……不過，現在他只是一個詩人，一個空想家……你也許見過他的詩？出版了的……

——我從來不看詩的。人很好麼？不，不，當然，是很好的人物。

——我想我可以這樣說，那個人是能够補償我的過去的……他也愛我……只是我也有我的無聊的哲學……從你的眼中看來，也許這是死硬的哲學。

——你就老實哲學一下吧，這是目前的流行……

——男性和女性——是永遠互相敵對的兩個種族……女的口氣迂緩地說了……——信賴，友誼，及其他諸如此類的種種感情，我要與男性之間締結，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愛是可能的……不過這個愛——比之愛得多的人，却是愛得少的人是勝利者……以前我是失敗了，所以受了苦……現在我勝利了，因此正在大大享受這勝利的真實啊……

——啊，這是粗暴的不漂亮的哲學……——阿哥插進嘴來。他想華蓮加決不會有這樣的哲學，心里就覺得頗為滿足。

——生活把這樣的哲學傳授給我啦……你估量一下，那人比我小四歲……還剛剛在大學畢業。我也知道，這一點對我是危險的……所以，我怎麼才好呢？……總之，我要使我的財產權不受危險，把那人收在我的範圍中。

——不錯，——那末？——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引起了注意，結束着說了。

——所以我請教你，這事情應該怎樣辦呢？我不願對於我的財產，給他任何法律上的權利，假如可能的話，連對於我個人的權利，我也想不給他。

——那末，祕密結婚好不好呢。當然……

——不，祕密結婚我是不贊成的。

他看着妹子，心里想道：

——總而言之，這女人是有頭腦的！假使上帝是創造了人，生活便很輕便地將人改造過來，毫不費力地，使人變成上帝的叛逆者。

妹子又好似要說服別人一般，說明自己對於結婚的意見。

——我以為結婚必須是絕對沒有冒險的合理的行爲。對於辨可夫斯基這件事，我也正在這樣地想。但在辦理此事之前，先得研究丈夫的兄弟所提出的討厭的意見，是否合法。對不起，你可以把全部文件，替我看一看麼？

——你要不性急的話，這事情可不可以等明天來辦？——他問了。

——這個，隨便什麼時候，隨你的興緻好啦。

她又在他的面前，長篇大論地發揮了自己的意見，然後又講了許多辨可夫斯基的事。她的口氣頗有同情的意味，唇邊現着微笑，自然而然地眯細着眼。伊博里志雖然傾聽着，可是留意到自己對妹子的命運幾乎毫不關心，連自己都覺得有點驚奇了。

兩人分別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了。他——聽倦了妹子的談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妹子——因為談得興盡了，眼中含着亮晶晶的光——料理着家務。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將燈放在自己的身邊，拿起書來想看。可是隨手翻了幾張，覺得還是將書閉起來，要舒服得多。便伸了一個長長的懶腰，將書撲的一聲閉起，想舒服服服地在靠臂椅上打一個瞌睡，但是椅子很硬。於是移到長沙發上。一剎間在腦中什麼也沒有想，但一回兒就想到不久就得和可夫斯基交友。忽然又嘆喟的笑了出來，想起華蓮加給這位紳士的形容詞。

於是，現在只有她一個，佔據了他的思索與空想。其中，他特別是這樣的想：

——假使跟這可愛的怪物結了婚，便怎麼樣呢？噯，那一定是一位出色有趣的太太……至少可以不會從她的嘴里，聽見那通俗本的廉價哲學……

但是仔細考察自己，要作華蓮加的丈夫，終於不得不笑起來了。結果，就決絕地回答自己道：

——不行！

接着，他就悲哀起來。

星期六的早晨，伊博里志·綏該維契以一件不大愉快的事開場。正在穿衣服的時候，洋燈從桌子跌到地板上，打得粉碎；從破燈中潑出來的煤油，又澆了他一皮鞋。皮鞋立刻收拾乾淨了，可是在伊博里志·綏該維契的鼻子里，不管是從麵包上，白搭油上，還有結得很漂亮的妹子的髮毛上，總覺得有一股不好聞的煤油氣流出到空氣中來。

這可完全弄壞了他的興緻。

——把這皮鞋脫了，在太陽里晒一晒看，煤油馬上會揮發掉的——妹子告訴他：——你可穿他的拖鞋，有一雙完全新的呢。

——不，你不必掛心，一回兒就沒有事了。

——你要等它氣味散掉，等到什麼時候去呢。不要多說，換上拖鞋吧。

——那裏，用不到的。這種拖鞋還要它做什麼。

——爲什麼？是很好的拖鞋呢，是絲絨的，頗有用處呢。

他想吵架，大概是煤油氣味使他不快的緣故。

——還有什麼用處？你總不會去穿的吧。

——我當然不穿，不過亞歷克山大也許會穿。

——這是誰？

——辨可夫斯基呀。

的。
——呵呵！——突然一陣冷笑：——這對於死了的丈夫的拖鞋，倒是流眼淚的光榮。而且是實用的。

妹子有一點生氣，可是打量地望着阿哥。他一見妹子眼中的這種表情，便反感地想：

——她一定在想，因爲華蓮加不在這兒，所以我心里不高興。

——晚飯前我想辨可夫斯基一定會來的，——沉默了一下之後，她又告訴他了。

——那很好，——他答應着，心里却在這樣推測：

——她是要我對這位未來的妹夫親熱點吧。

這聯想時，感到難堪的無聊，更在剛才的不快上火上加油了。葉麗莎佛達·綏該維契細心地

包上刮上一層薄薄的白搭油，說道：

——我是這樣想呢，凡是實用的都值得特別禮讚。特別是在眼前，貧窮這件事，正那樣地壓迫着我們這些靠田地收成過活的同胞。辨可夫斯基爲什麼不可以穿死了的丈夫的拖鞋呢？……

——還有屍衣，假使你能從丈夫身上剝下屍衣——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厭惡地想着；在外表上，他正在一心撈去杯中牛奶的皮。

——丈夫遺物中好的衣服，還有很多呢。而且辨可夫斯基並不是嬌養慣的哥兒。他是大口人家——亞歷克山大之外，還有三個兒子，五個女兒，財產都是抵押給人家的。對啦，我想遣對他很有用處，我還買了一批書給他——都是很有價值的。你看見了一定也有幾本喜歡呢……亞歷克山大是光靠幾個薪水過活的啦。

——你認識這位先生已經好久了麼？——他問妹子；——對辨可夫斯基的事，應當對我詳細說一說，縱使你有什麼不願說的話。

——是啦，大概有四年了吧，不過，這樣……接近——約摸是七個月以前——也許已經是八個月了。你——也許想得到，他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他真和氣，動不動便興奮起來，總之，是一個理想家的典型；也有點唯美派的地方。固然，現在的青年人，都傾向于唯美主義……雖然有洛進理想主

義，或走到唯物論去的不同……不過，在我看來，無論那方面，都是不大理智的。

——此外還有這樣的人，那便是『百分之百的懷疑論者。』這是我的一位朋友所下的定義，——將臉孔俯向桌而上，伊博里志·綏該維契這樣解釋了。

妹子笑了，一邊笑一邊說：

——好漂亮的定義。不過稍微有點兒鬼。不過，你看我雖然表面上是這個樣子，却也是接近懷疑論的，當然，這是與其他一切傾向聯結起來的，健康的懷疑論啦。

他急忙喝完自己杯中的茶。然後，說要去整理帶來的書籍，立起來走了。可是走到自己的屋子裏，雖然門窗都全部打開着，還是一股的煤油氣。陰沉着臉拿起一本書，回脚到園子里。在那邊，被暴風雨和雷霆所打折的一大堆老樹，像一個家族似的互相親密地擠在一塊的地方，君臨着使頭腦覺得驕然的傷感的沉寂。他蹣跚着，也不把書打開來，什麼也不想，什麼目的也沒有，從大林蔭路上向遠處走去。

唷，是河啊，是船啊。在這兒，他曾見映在水中的華蓮加，那水鏡中像天仙一般美的華蓮加。

——我簡直像一個中學生！——一覺到想起這女子的快感，他不禁這樣地向自己驚呼了。

在河邊立了一回，他跳到船里，在船檔上坐下，眺望映在水中的風致。今天，這依然很出色，但

是在這幅透明的畫布上，沒有現出白衣女郎的影子。波格諾夫點了一枝烟捲，馬上又丟進水中了。他覺到特地跑到這地方來，真是傻到極點了。我到這兒來，究竟有什麼必要呢？大概爲的是保護我妹子的美名——那就是使妹子可以不費什麼麻煩的手續，將辨可夫斯基落到她的手中；不是僅僅爲了這件事麼。這真是無聊的差使。而且假使這位名叫辨可夫斯基的人物，真愛着那位頭腦太好的妹子，那末，我自己的頭腦，一定是太不行了。

在半意識狀態中，思想很奇怪地只是在表面上掠過，也沒有明白地抓住題目，這樣地一坐就坐了三個鐘頭，他才立起身來，慢吞吞踏上回家的路，想想這毫無意義地浪費掉的時間，不禁對自己有點生氣，下了一個決心，從此要加緊馬力來着手工作。走近陽台的地方，抬頭一看，只見一個白短褂束着皮帶的青年，正背向林蔭路立着，身子屈向桌子上，在看着什麼東西。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把步子放緩了，想道：——啊，這就是辨可夫斯基麼？不料這時候，那青年將身子直起來，作一個很好看的手勢，將披到額上的黑色的長的捲髮，望後掠上，旋過身來面對着林蔭路的一邊。

——果然，是一位中世紀的騎士！

瓜子形的辨可夫斯基的臉，枯乾而蒼白，在深陷的胡桃形的大黑眼睛的緊張的目光中，也可以看出相當的疲勞。輪廓美好的口，遮着一撮黑色的微髭，清秀的額角，也披着一撮蓬蓬的捲髮。雖然長得

特別矮小，但姿勢很周正，便勾銷了這種缺點。他以近視眼者看人的目光望望波格諾夫；那蒼白的臉上，有一種善於思索的然而病態的神情。沒有邊沿的帽子，絲絨製的衣服，處處顯出像中世紀宮殿的壁畫中走下來的騎士。

——我是辨可夫斯基！——對走上陽台梯級來的伊博里志·綏該維契，伸出指頭像音樂家一般細長的白手，他輕聲地說了。

青年學者緊緊地握了他的手。

暫時有一回笨拙的沉默，波格諾夫馬上講這園庭的風景。青年唯唯諾諾地應和着，顯然，只是保持着禮貌，並沒有對談話的對方，表示出什麼興味的樣子。

一回兒，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走出來了。穿一件寬鬆的白衣，襟上釘着黑花邊，束着兩頭有流蘇的長帶。這打扮對她的清秀的容貌非常相稱，在雖短小而端正的姿態上，添上一種昂然的表情。雙頰上透露滿足的紅暈，冷靜的眼睛中蘊藏着活躍的光芒。

——馬上喫飯了，——她說：——還要請你們喫冰淇淋呢。啊，亞歷克山大·彼得洛維契，你幹麼臉色陰沉沉的。你可沒有有忘記帶修佩德來麼？

——修佩德，還有書都帶來了。——他很露形地，恍恍惚惚地望着她回答了。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見了這種表情，自己反而覺得不好意思了。想這位可愛的青年，一定正表白着目中沒有我的存在。

——好極了！——把笑臉向着辨可夫斯基，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叫道：——等喫好了飯，大家來彈吧。

——好的，遵命！——他在女的面前低下頭來。

當然，這在此人是應有的閑雅，可是這已足夠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在一旁偷偷冷笑。

——一定請你彈啊，——是妹子的含媚的聲調。

——你喜歡修佩德麼？——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問。

——我頂喜歡的是悲多汶，——他是音樂中的莎士比亞，——向他側過臉去，辨可夫斯基回答了。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以前也聽人稱悲多汶為音樂中的莎士比亞。但修佩德和悲多汶的不同，對他不過是一種引不起興趣的祕密。因此現在這位小丈夫使他引起了興味，使他認真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你為什麼推悲多汶為第一呢？

——爲什麼，因爲他在齊名的大音樂家中，是最富於理想主義的。

——是麼？那末，你似乎相信他的世界觀是對的。

——當然。久仰你是一位極端的唯物論者。你的著作我也讀過不少，——辨可夫斯基一說起來，眼中很有含著地放着光芒。

——這位先生打算爭論呢！——波格諾夫想：——不過，倒是良善得可愛，對於生活頗爲執着，而且恐怕也一定很正直的。

想到這位理想主義者，注定命運要穿那死人的拖鞋，不禁大大的引起了同情。

——那末，我們大家是處在敵對地位的麼？——他微笑着問。

——縱使我們將成爲好友，——辨可夫斯基以熱烈的口氣叫道。

——兩位先生！——葉麗莎佛達·綏該美娜在屋子裏喚道：——不要忘記，你們今天還是第一次見面呀……

女僕瑪霞，將盆碟弄得格格作響，在準備着餐桌。那雙不時地偷望着辨可夫斯基的眼，放射着天真而得意的光芒。伊博里志·綏該維契也望着他，心中在想，對付這位青年，必須盡可能地臨以優雅的感情，而且最好避免『思想上的』的討論，看來這是一位動不動就會和人爭論的，瘋狂地興奮型的

人。但辨可夫斯基方面，眼中奕奕生光，臉肉神經質地抖索着，也望着他。他好像很想說話，却在將這希望拚命壓抑的樣子。波格諾夫決心守住官僚式的隱忍的範圍。

妹子對桌子坐下，揀一些半趣帶笑的無關宏旨的話，很美妙地有時這邊，有時那邊地投擲過去，男的方面就爽利地回答——一個以至親的無心的隨意，一個則以戀愛者的虔誠。總之三個人不得不都落在一種漠然的感情中，互相探摸對方的腸子，各人留心着自己。

瑪霞把第一盤菜端到陽台上來了。

——請呀！——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手拿着分菜的匙子，向他們招呼：——喝一點伏特加麼？

——唔，喝一點吧！——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說。

——對不起，我不喝，——辨可夫斯基聲明了。

——爲什麼，不打緊啊。你不是會喝的麼？

——我不想喝。……

『不願跟唯物論者對酌吧，』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想。

不知是加饅頭的鮮美的湯，還是波格諾夫的討厭的態度，總之，兩者中有一件，使青年人黑眼中的光采，有幾分減弱，有幾分變軟的樣子。當第二道菜端出來的時候，他開口了。

——大概是你先問我——我們是不是處在敵對的地位，對於這個問題，我作為回答而叫喊的話，在你，好似受到了我的挑戰，這實在是對不起得很。不過我以為人和人的關係，必須從那種爲了要定出規則，而每個人都在做着的官僚式的虛偽中，解放出來。

——我完全同意，——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把笑容向着他：——越簡單越好。允許我說一句坦白的話，我很喜歡你這樣坦白地說出來。

辦可夫斯基陰氣地微笑着，接着說下去道：

——我們在思想的範圍，正處在敵對的地位，這是不用想，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剛才你說，越簡單越好——是的，我也是這樣想。但在這句話中，我還想插進一個內容，那便是你——將別的事……

——什麼事？——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反問道。

——假使你照你文章中所說的見解，將論理的路一直線地推進去，無疑的……

——我當然是這樣做的……

——因此……這樣一來，在我看來，你所謂簡單這個觀念，豈非是很混沌的說。但是這個姑且勿論……我請問你——如果把人生僅僅解釋爲機械的構成——一切東西，當然其中也包括思想，完成這一切的，都可以說是機械的構成了——果真如此，那你的心里不會感到一種冷酷麼，因此，一切祕密

的，神奇美妙的東西，以及戀戀此種事物的感情，是否存在於靈魂之中，就很可疑了；同時，因你的這種意見，不是頗有墮落到單純的化學論，物質的分子交換說之虞麼？

——嗯……你所說的冷酷，我恰巧沒有感到，因為在人生偉大的機構中我所處的地位，我是很明白的；而且這機構，比任何冥想都富於詩意……所謂感情，所謂理智的形而上的覺醒，老兄，這是趣味の問題。比方美是什麼，這問題現在不是還沒有人能够明白麼。結果，就不得不以為這種感覺是屬於生理範圍的。

一個說話聲音很低，那口氣充滿着誠意，好似深深憐憫熱血上衝的對方。一個在鎮定說話之中，顯出自己的智慧的優越感，而且顯出特別留心不使用傷殘對方自尊心的言語。這類言語，在互相爭論何人的意見為真理的兩個辯論者之中是常常會使用的。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微微的笑着，眼光跟着辯論者的有趣的姿態，若無其事地，一心啃着雞骨頭上面的肉。瑪霞在門背後張望，顯出想理解辯論者所說的話的樣子。看她臉色緊張着，失去了平時那種狡猾而愛嬌的表情的雙眼瞪得滾圓的，就可以明白了。

——你只是說現實，現實，但假使我們周圍的一切，以及我們自身，只不過是化學物，不過是不知道疲倦的祇會勞動的機構，則這現實還算得什麼東西呢？到處都是運動，一切都是運動，沒有一秒

鐘休息的閒暇，——每一剎那間，已不是以前的自己；現在的我，並不是下一剎那間的我。那末，怎樣能够把捉現實呢，怎樣能够認識現實呢？你或我——總之，我們是不是只是單純的物質？還是因為總有一天，大家都得發出腐爛的臭氣，睡在坟墓底下……；以爲我們當作紀念品而遺留在這世上，只不過是褪了顏色的照片，而且這照片一點也說不出被幽冥世界吞噬了的我們的生活的歡樂與痛苦。我們大家思索着痛苦着活在這個世界上，只不過是爲了趨向滅亡，如果僅是這樣的相信，你說，這不是很可怕麼？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傾聽着這人的話，心中想道：

——假使你相信你的信仰果爲真理——你就應該再平靜一點。可是你却這樣地迫緊了嗓子。老兄啊，這不是因爲你是理想主義者，而一定是因爲你的神經是不健全的，所以這樣的絕叫呀。

另一方面，辨可夫斯基以火篋一般的眼睛釘住了對方的臉，繼續着說下去：

——你又說科學，科學，——很好！——讓我乾脆在它面前解除武裝吧，當然是在這個給我解除神祕之鏈的束縛的，智識大偉力的科學之前……；但是，雖然浸浴在這科學之光中，我還是站在與遠古祖先所站的同樣的地位。他們以爲雷鳴是先知伊利亞的恩惠，而深信不疑。我不相信伊利亞，單知道——雷鳴是電氣的作用，僅僅是這一點，比之伊利亞的恩惠，又明白了多少呢？這可以說，是稍微復

雜了一點麼？什麼運動呀，什麼其他一切的力呀，還不是一樣，不能說明什麼呢？比方，我們試用這種力來彌補什麼東西，就遭了失敗。所以有時可以這樣的想，所謂科學的事業，總只能將種種觀念複雜化而已，是啦——不過這一點！我當然也可以相信的，但立刻變成可笑，立刻就這樣地行不通了，不可信，不可知了。於是盡力想知道：——何謂物質，這回答是一定的：『物質——這是空間的某一場所的內容，在這內容上，我們客觀我們所感受的感覺的本源。』根據什麼可以這樣說呢？這果能成爲問題的答案麼？不，對於一個熱心虔誠探求靈魂不安之疑問的答案的人，這正是一種譏諷……我更要求知道生存的目的——這種精神上的要求，也一樣被它一笑了之。但是你明明看見，我是生存着，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有向智識獨占者嚴重地要求答覆的權利：——我爲什麼要生存？

波格諾夫抬起眼來把感情衝動的辯可夫斯基的臉瞥了一下，點了一點頭，因爲這青年正使用着與馳驅在他身內的暴風雨一般的感情相適應的言詞，要反駁他的意見，也必須使用同樣的言詞。注意到這一點的時候，很奇怪，就無心去反駁他了。而對方，青年的大眼睛越瞪越大——漾溢着熱情的哀愁之光。他斷續的喘息，右手的白而華貴的手頸很有勁地在空中閃動，有時握緊了拳頭癡癡地發抖，好似嚇唬人的樣子，有時又好像向空中勾引着什麼，做出一種不經意的握法。

——你們什麼貢獻也沒有，却在生活中取入這樣多的東西——這樣說時，你們一定會輕蔑地回答吧

……但是，在這中間擱着的——是什麼東西呢？還不是自己無知，却在憐憫別人麼？看吧，人家向你要精神的食糧，而你却投給他們反對的石頭！你們是偷走了人類的精神。因此，要是其中沒有愛與痛苦的偉業——這一點，正是你們的罪惡，因為理性的奴隸，你們不是在這領域內出賣了精神麼？這結果怎麼樣呢，精神是完全冷卻了，既貧而病，馬上就會死的樣子！但人生依然是黑暗，它們痛苦着，悲哀着，等待偉人的出現……而偉人在什麼地方呢？

『不錯，這是一種神經病患者！』伊博里志·綏該維契這樣地向自己叫道，將眼投向這神經的塊，不禁感到一陣寒慄。對方也因興奮得發痛而顫慄。——他設法想阻止這位未來妹夫的暴風雨一般的美麗辭藻，然而無用。被自己的主張擯去了魂魄的這位青年，不願聽別人的言語，當然更沒有絲毫反省的態度。大概此人心中的一股不平之氣，蘊積在胸頭已有一個很久的時期，現在得有一個機會，在他認為糟蹋人生的人之前，盡情傾吐，一定是無可比擬的高興了。

奧麗莎佛達·綏該芙娜眯細着善於發光的雙眼，出神地望着他。在那兒散射着憧憬的火花。

這一番宏言讜論，真叫人五體投地，——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趕快利用演說家說得累了，不禁把滔滔宏論停下的時候，很得體地插進了嘴。想將對方鎮定下來：——在你這一番高論中，無疑地滿是威誠和熱心的教習。……

「我爲什麼對此人說這種空澗妥協的言辭呢？」他一邊說着敷衍話，一邊深深地想。

幸而妹子把他救出了這種尷尬的局面。妹子已經喫飽，背靠在靠背椅上。她的黑頭髮梳成很古派的式樣，作王冠形，這却與她儀態萬端的表情非常相配。張開漾溢微笑的嘴唇，現出跟小刀子刀鋒一般又白又細的牙齒，做一種優雅的姿勢攔住了阿哥，這樣說道：

——我還有一句話！不知是哪一位偉人的格言，我還記得很清楚，就照樣引用出來，他說：『說這是真理的人，是不對的。但是反對的人說還是虛言，也是不對的。祇有沙伐亞夫[●]和撒旦是對的。我雖然不相信這兩者的存在，但覺得那在什麼地方一定存在的。因爲他們要不是創造這種善惡兩面的人生，便是人生創造了他們。你們不相信麼？但是你們看，我跟你們一樣，用人類的言語說話。不過我爲了要理解你們的睿智的無爲的運用，將創世紀以來的全部睿智，緊縮在很少的言語中吧了。』

她說完後，嫣然地現出鮮美的微笑，向男子們催促道：

——你們對這話有什麼意見呢？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默默地點一聳肩頭，——妹子的話微微地刺着他的心，但因這話鎮定了奧可夫斯基，却使他非常得意。

可是辨可夫斯基的神氣，却顯得很怪。當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開始說時——他臉上的表情好似突然入夢一樣，跟着她的話的進行，漸漸轉成土色，最後催促回答的一剎那間，則已是近似恐怖的表情。他想回答，嘴唇索索抖動，話却完全說不出來。妹子穩穩地定了姿勢，仔細望住他臉上的表情。心中很得意地高興着自己的言語對他所發生的影響。那證據便是目中發着滿足的光。

——至少我是這樣的想，在這話中可不是真正包括着差不多大部分哲學的全體的總計，——把嘴停了一回之後，妹子又這樣地說。

——你在某種限度內是對的，——伊博里忒·綏該維契厭惡地冷笑了：——不過在全體上說……人們真不能不消滅普洛美修斯的火的最後火花麼？這還在人類靈魂中燃燒着，提高他欲求的火花？——辨可夫斯基煩惱地向女的瞥了一眼，叫道。

——爲什麼。這火花……不管什麼東西，只要是你高興的，肯定的，你能够得到，不就行了麼！——女的微笑着說。

——你要下一個肯定的定義，提出了非常不妥的規準了，——阿哥粗魯地提示妹子了。

——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你是女性，我要請問你一聲——那偉大的婦女思想運動，究竟在你的心里發生怎樣的反響呢？——辨可夫斯基又重新熱烈起來，問道。

——很有興味！

——不過如此？

——不，我是這樣的想……呢，我不知要怎麼樣說才好？……總之，這是多餘者的婦女的運動。這種婦女都是立在人生經營之外；還有種種的原因，第一是長得不漂亮，或是不注意到自己漂亮的力量，不知道對男性使用威權的方法……都是——多餘者……不過，我們還是來喫冰淇淋啊。

他默默地從女的手中接了綠色的小碟，放在自己的面前，凝然注視着這又冷又白的一塊。焦躁地擦着額角的手，因被壓抑的興奮而索索顫抖。

——看吧，哲學不但破壞了人生的風味，甚至連食欲都弄丟了呢，——葉麗莎佛達·綏該美娜戲言着道。

阿哥見了這情狀便想：她正跟這大孩子鬧着不大漂亮的遊戲啦。總之，這些對話實在太無聊了。雖然不免覺得辨可夫斯基可憐，但也並未感到衷心的同情。

——*Sic visum veneri*——他這樣在胸頭一決，便從椅子上站起來，燃着了煙。

彈琴吧？——葉麗莎佛達·綏該美娜向辨可夫斯基問了。

● 這是可愛的姿態度！

當他以恭敬的低頭，作爲對她的回答時，他們便從陽台走到屋子去，立刻從那兒傳來洛耶爾^①的和聲，和合奏的提琴聲。伊博里志·綏該維製坐在陽台欄杆邊的靠臂椅上。這地方，恰當野葡萄的藤，張着一張細網，從地上蔓延到屋頂，像花紗窗帷一般遮住陽光，成爲一處很舒爽の日蔭。靜靜地坐着，斷斷續續地聽見妹子與辨可夫斯基的談話。客廳的窗子全部向園庭開放，只是被花草遮掩着。

——近來你寫些什麼？——配合着提琴的調子，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問。

——寫了一個戲劇。

——朗誦一遍吧！

——這要請你原諒。

——啊，你打算叫我低頭麼？

——要你低頭？那有這樣的事……那末就這樣吧，朗誦一首近作的詩好麼……

——好啦！

——那就開始吧……不過，還剛剛出生……你得給它吹進生命……

——啊，好極了，我很高興！

● 批露娜之一種

——你得老實對我說……是不是喜歡……當然最好能得你的喜歡……

『見鬼，走了吧！』——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想。可是實在懶得動，便依舊坐着。反正他們也知道自己在陽台上，有什麼打緊呢。

我迷戀這優雅的美

這冷豔的光輝

辨可夫斯基的陰森的聲音響了。

你能笑我的迷戀麼？

你難道不明瞭我？

青年用悲切的聲調這樣歌訴着。

『現在還要這樣訴述，恐怕已經來不及了，』波格諾夫露出驚訝的笑容，這樣想着。

在你眼中不見幸福

在你言語中聽見冷笑

我的靈魂的瘋狂的夢

因此，在你也是陌路人……

辨可夫斯基在這兒沉默了，大概因為心里太感動了，要不然便是自己留意到旋律的不足。

但瘋狂的夢是多麼美啊！

在旋舞得窒息之後！

浸沉在愛情的暴風雨中，

解開了世俗的謎

引向那幸福之路……

——越來越難受了！——聽着青年的歇思忒里的呻吟，不禁感到毛髮直豎，波格諾夫矚咕了。在這呻吟聲中，同時鳴響着兩種東西，一種是向他靈魂的和平宣告——「別了！」的感動的心情，一種是向女人訴述——「如何辦呢！」——的絕望的心情。

你的奴隸，——在瘋狂的心中

建起你的王座……

在這兒等着的……

——是自己的滅亡啊，爲什麼呢——因爲佛尼葉拉是這樣地希望着啊！——學者給他的詩添上了這樣的結句，一邊在園子的林蔭路上走着。

他對妹子實在有點奇怪。她長得雖還不壞，但還不致這樣挑撥青年的戀愛，用一種普通的抵抗療法，多半可以治療。現在處在兄長的地位，以一個有常識的人，必須好好兒對妹子說一說，她對這孩

子的白熱的愛的態度的真相。但是這樣的話應該怎麼樣說呢？而且亞摩爾●與佛尼葉拉●在這件事情上的任務，無論如何也不能適合於自己的場合……

——但是，假使蓮加的心里燃起了這樣的熱情的火，事情便會變成怎樣呢？

波格諾夫雖不敢回答這個問題，但還問題出現在他的心里：那時候，那女郎將怎麼樣呢？她不會跟對那尼孔一般打上一個耳光麼？他總覺得那女郎有點野派。很想日積月累地清除去腐蝕那女郎靈魂的東西，可是住所遠離，不能時常遇見，實在是遺憾得很。

從屋子裏傳來提琴的奇怪的音色，和洛耶爾的神經質的聲調、綿綿不斷，在園子中生出一種甜蜜的乞求和溫和的慰勵的聲音。

在頭上也一樣地注下音樂之聲，——雲雀在那兒歌唱，像碎炭一般漆黑的白頭翁，羽毛蓬亂地棲息在菩提樹的小枝上，將翅膀疊在胸上，望着在下面林蔭路躑躅深思的人瞥了一眼，便有意義地鳴叫起來。這個人的手疊在身後，笑咪咪的眼睛遙望着遠方。

傍晚飲茶的時候，辨可夫斯基忽然變得很神氣的樣子，那種瘋瘋癲癲的神情一點也沒有了。葉麗

● 愛神

● 美之女神

莎佛達·綏該芙娜也不知怎樣很高興的樣子。

——你這一點沒有講過彼得堡的事情啦，伊博里志——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說。

——講些什麼呢？是很熱鬧的大都市……天氣潮濕得難受……不過……

——不過，人都是很乾燥的，——辨可夫斯基插嘴說。

——也不能一概而論。那種大時代氣氛的，陳腐窮的軟派，也很不少。人這東西，無論在什麼地

方都千差萬別的！

——這樣說來，我也沒有什麼異議！——辨可夫斯基大聲地說。

——這是對的，生活要不是這個樣子，不是單調得太無聊麼！——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應和

了。——不過，你覺得鄉村對於年青人如何呢？不是越來越把人弄傻麼？

——對啦，越來越使人失望。

——這種現象對於今天的智識分子，是很顯著的特徵——辨可夫斯基輕聲地笑着說：——當田園

大部屬於貴族的時代，這種現象是沒有發生餘地的。但現在是成了富農，商人，或官僚們的兒子的時代，這班人讀了幾本通俗書，已經自以為智識分子了——這種智識分子，當然不會對田園發生什麼興味。智識分子懂得什麼田園呢？恐怕什麼都不知道吧，他們不過知道過夏天倒是很好的地方，其他

的事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在他們看來，田園，只不過是別墅——不，說得更深刻點，他們精神的本質，已經是別墅人種了。跑來，住一回，馬上走掉，留下來的，就是一些紙屑，布片，亂七八糟的雜碎——這是他們生活的經常手段。但不久，將走來另外的人，掃清這些垃圾，而且同時也將洗去對那些無恥，懦怯，卑劣的九十年代的智識分子的記憶。

——那末，這所謂另外的人——是復興的貴族麼？——波格諾夫眯細着眼睛問了。

——你好像很瞭解我呢……哦，對不起，我說得太老實了！——辨可夫斯基跳起來了。

——我不過問問，這不久要來的是什麼人？

——這——就是年青的田園人！復興的田園人。就是現在也可以遇見，這種人持有進而為人生價值的感情，有旺盛的智識慾，有極強烈的求新奇的心，有氣力，對於自己的事，處處都能够說明。

——我們應該趕早表示歡迎，——波格諾夫平靜地應和了。

——對啦，我們不能不認識，田園將在這世界中造出新的東西來，——葉麗莎佛達·蘇該美娜改容說道：——我們這兒，也有很有趣的孩子——有叫伊凡·夏霍夫與葉里歌里·夏霍夫兄弟兩個，把我的藏書，大部分都讀過了。還有一個叫亞基姆·莫茲萊夫的，自稱「莫能博士」，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我考過他，——給他一本物理書——你讀一遍，解釋解釋橫桿和平衡的法則。只過了一禮

拜，那孩子就作出了出色的答案，這簡直把我駭壞了！後來他聽了我的褒獎，又這樣的說：『爲什麼？你自己不是知道麼，那末，我爲什麼不能知道——智識是爲大衆的啊！』不過，……這種人的自信的精神，在現在，只向粗暴的方面發展。這種新出生的個性，也應用到我的身上來，我就有點受不了；不過我還是忍受了，不想去縣長那里控訴。原來，也只有在這樣的土壤上，火一樣的花兒才能美麗地開放……是麼，在一個美麗的清晨，張開眼來，在我們屋子的灰爐上。

波格諾夫笑了一臉。辨可夫斯基心里覺得傷感，望着女的。

選擇不觸犯各人自尊心的表面上的話題，一談兩談，談到近十點鐘，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又約辨可夫斯基去奏樂，波格諾夫便辭退到自己的屋子去。這其間他留心到一點：——這位未來的妹夫，在送別自己愛人的阿哥時，竟不肯費一點功夫，去遮掩自己所感到的那種得意的顏色。

……想偵察的事是偵察出來了，但遭偵察癖所得的報酬，却是無聊。波格諾夫坐在自己屋子的寫字檯邊，想給朋友寫封封信的時候，所體味到的，便是這樣的疲勞之感。他瞭解妹子對辨可夫斯基的特別態度的動機，也瞭解自己在妹子的玩火遊戲中所担任的脚色。這不是值得稱賞的工作，但同時又好似覺得跟自己無關的樣子。理性上雖責備妹子，但對搬演在眼前的皮格馬里昂與格拉推亞的故事●所改編的戲劇，也不會擾亂了自己的靈魂。感傷地把筆桿敲着檯子，馬上就燃細了燈芯，使屋子陰暗

了，便向窗外眺望。

寂靜統治着園子。從玻璃窗子望出去，月色是綠幽幽的。

有一個影子在窗下掠過，留下樹枝輕輕的低語，立刻就消滅了。波格諾夫走過去打開窗子，——只見女僕瑪霞的白衣在樹行中掠動。

——怎麼啦？——他微笑着想：——主人正沉溺在戀愛的遊戲中，連女傭也應該一樣戀愛麼。

枯燥單調的日子，慢慢地過去了。幾乎一點也沒有感想，更懶得一點也不想工作。陽光的炎熱，園子里中人欲眠的氣味，和愛悶的月夜——無不引起人的無窮的抑鬱。

想開始工作的決心，一天一天地拖延下來，波格諾夫耽樂着植物一般的生活。有時覺得焦躁，也叱責自己的無爲和優柔寡斷，但是仍發生不出想工作的意思。也許這種抑鬱是自己的身體想着養精力的緣故，他自己武斷地這樣解釋着。每天早晨從健康的熟睡中醒來，以飽足的心欠伸着身體的時候，

● 希臘神話：蘇帕魯士(Cyprus)王皮格馬里恩(Pygmalion)愛上一座名叫加拉推亞(Galatea)的牙彫少女像。

不是感覺到自己的筋肉是多麼強實，皮膚是多麼富於彈性，肺部呼吸是多麼深闊麼？

妹子動不動就讀哲學的那種討厭的脾氣，起初很使他不快，漸漸地他也習慣了妹子的這種缺點，同時也能够很巧妙地，毫不觸人生氣地向妹子論證哲學的無益。結果妹子的哲學也大大減少了。妹子那對任何事都要爭論的脾氣，他是覺得很不愉快的，——假如這種議論，是從爲了要糾明我關係的自然傾向中出發的，倒還沒有話說，但事情並非如此，這議論是出發於一種陰險的希望，凡自己靈魂的鎮靜有被擾亂之虞的人，對於無論何事，都歡喜破壞，都歡喜顛倒的一種陰險的希望中的，所以叫人難受。實踐的要領是妹子的本領，但在理論上，對於人生與人類的她那惡狠狠的懷疑的態度，能有多少可以展覽於阿哥的眼前？只不過這一點，使她感覺興味吧了。他雖很瞭解這一點，可是總沒心思來責備她，羞辱她。當然在腦海中是多少下了判斷的，可是這判斷却不能大聲叫喊出來。

每次辨可夫斯基來過之後，他總想跟妹子仔細談談對這位青年的態度，但是談話的適當的機會，卻很不容易找到。——而且當健全的意志在這熱中紳士的身上清醒的時候，就是這個人神志恢復的時候，大概也不會明瞭痛苦的到底是什麼人。妹子好似相信着：因爲對方比自己年輕，所以不會詭索自己的真相。但假使受罰的是妹子，——那事情究竟變得怎樣呢？如果人生是正常的，事情當然會變成這樣……

華連加常常來。他們兩人或是連妹子三人到河里去划船，却從沒跟辨可夫斯基同划過一次。也常在森林散步，有一次，一直遠遠地跑到二十俄里外的一座寺院里。這女郎依然使他歡喜；也依然以粗暴的言語使男的窘苦；而且只有在和女郎一起的時候，心頭才覺得開暢。她的粗野使他好笑，同時也壓抑了他的男性。她天性的純粹，又弄得他不會動一動。

他常常向自己的心頭問道：

——要從那女子的頭中，除去那種愚昧，連這一點精力，我果真也沒有麼？

不見她臉孔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的思念應該從醜惡的方向解放出來，但一見了華連加——他就將這種決心忘記得乾乾淨淨。不但如此，有時他還留意到好像自己反而想跟她學習些什麼，出神地聽着她的談話。那時候，好似在這女子身上，有一種壓抑他的理智自由的東西。也有這樣的事，他準備好了反駁，打算用威力使她狼狽，不願她願不願意，曝露她的昏蒙，那時候，——不知怎樣覺得害怕出口，把準備好的反駁倒縮進了。留意到這些地方的時候，就不能不這樣想：

——這難道因為對自己的真理，沒有自信的緣故麼？

不，不會有這樣的事，這一定是爲了與她說話，很感困難的緣故，因爲那女子連世界上普通常識的A. B. C.也幾乎等於零。於是，那女郎的爲什麼？怎麼樣？等等的接連的問題，——每把他迫進抽象

難解的密林；於是那女郎就弄得完全莫明其妙。有一次，女驢被他的反駁弄累了，便用這樣的口氣向他說明了自己的哲學：

——我是上帝創造的，別的人也一樣，所以大家都是照上帝的樣子出生的——這就是，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依照上帝的意思的，活着——也是上帝的意思……怎樣的活？這也是上帝明白看見的。這不就了麼，所以，你想怎樣樣駁倒我，也是沒有用處呀！

那女郎愈來愈刺戟他的燃燒一般的雄性的感情。但他努力鞭策自己，急忙着消滅肉慾的衝動，將它隱藏起來。終竟隱藏不住的時候，他便無法可施地嘲笑自己，這樣地自言自語道：

——有什麼法子呢？——那姑娘長得這樣的美，這是自然而然的情勢……而我却是男性，特別是在近來，因太陽與空氣的緣故，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的強壯起來……完全是出於自然的，不過那姑娘的怪脾氣，却完全變成了她的魅力，這一點可是……

他自己雖明瞭沒有盲目戀愛的本領，但是洗刷了理性的深坎來看時，想佔有這姑娘的慾望，却更加頻繁地湧起。同時也偷偷設定了這樣的期待，最好是姑娘來愛戀自己。於是，拼命地對不使自己羞辱的種種事下判斷，而巧妙地避免對自己良心有懷疑餘地的種種事。……

有一天，晚茶時，妹子對他說明：

——明天是華蓮加·奧萊叔的生日，不得不去走一趟。我想坐了馬車去……也讓馬兒蹦蹦跳跳。

——你去吧，……替我也致意一聲——想這樣回答着，心里是希望自己也同去。

——啊，你不想去麼？——妹子不懷好意地望着他問。

——我麼？嗯。我不大想去。不過去也沒有關係。

——我不硬叫你去！——葉麗莎佛達。綏該羅契爽氣地說，眯細着眼睛，隱藏眼中的笑意。

——我知道，——他不高興地說。

兩個人暫時沉默了。這其間波格諾夫深深責備自己，自己對那姑娘的態度，爲什麼這樣怕羞，好似不能對抗她的妖術的樣子。

——那小姐對我說過，——那華蓮加，——她家的莊園風景很好。——這麼說時，他覺一陣臉熱。想妹子一定會覺察這句話的意思。可是妹子一點沒有顯出這模樣，反而——這樣的說道：

——所以囉，一起去吧！你去看看：那地方實在好。而且我有你在一起，也方便得多……我不想在那兒就擱太久，好吧？

他應允了，但興緻已經打壞了。

——我爲什麼要說謊呢？想再見一見美人爲什麼是羞恥或是不自然的事呢？——他悽悽地自問。

第二天早晨他很早的醒來，耳中聽到的這一天第一個聲音，是高大的笑聲——只有華蓮加能笑的。笑聲。波格諾夫從床上起來，推開被褥，輕輕一笑，側着耳朵聽。一時間奔集胸頭的，雖還不能名之為歡喜，却確是神經將受撫慰的歡喜的前兆。於是跳下了床，匆忙地穿起衣服，這匆忙使他錯亂，使他發笑。說是自己的生日，特地親自來迎接這對兄妹，真是野派的小姐！

走進餐室中，華蓮加很奇妙地低着頭，也不接受他伸出去的手，用畏葸的口氣說道：

——我曉得，你要發怒的……

——你不要喫驚！——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叫喚道：——她從家裏逃出來了！

——這是爲什麼？——波格諾夫問。

——說輕點！——華蓮加回答道：——是從新郎那兇逃出來的呀……你想想，他們這回兇是一副什麼臉孔！魯契茲加耶姑母，不是一心想我出嫁麼！——她到處發散認真的請帖，好像準備請一師客人，又責，又燒，熱鬧得不得了！我也被她拉住了幫忙……可是今天起來，我立刻騎上一匹馬——向前就跑！給他們留了一張字條，說我要上魯乞爾白可夫去……你們知道這個地方麼？你看我完全換了一個方向！

他望着姑娘笑了。胸頭一陣陣湧上熱來。女郎今天也穿着寬鬆的白衣。那皺褶作波紋形從肩頭一

直流到足邊，好似飄飄的雲陣圍繞着她的身體。笑意閃爍在她的眼中，臉上燃着紅雲。

——做了這種不着實的事，不會受責備麼？這確是粗野的行爲，連我也看得明白的！——認真地說到這兒，立刻又格格的笑起來了。

——想起他們，真笑死人！衣服上發出一股氣味……發瘋地喝酒——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他們人很多麼？——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微笑着問了。

——四個……

——斟茶呀！——葉麗莎佛達·綏該美娜提示道。——你不能不將這粗莽的行爲作一個解決的啊，華略……你有沒有把這件事想過一點兒？

——不，而且——我不願去想啊！——靠桌子坐下來，女郎決絕地回答了：——這種事——待回家去再講——到今天晚上再講——我打算在你這兒玩上一整天呢。晚上的事，何必一早就去想呢？爸爸是大光其火，可是我一溜溜出來了，眼不見爲淨……姑母麼？——姑母愛得我什麼似的！那班人麼？這算得什麼，那班人叫他們四脚四手在我的面前爬也辦得到……你看，還不很有趣麼！……當然契諾涅薄夫，因爲肚子餓了，也許不能爬！

——華略！你可沒發瘋呀！——葉麗莎佛達·綏該美娜想將女郎鎮靜下來。

——哪有的話，——在笑聲中，女郎定了定神，過了一回，便裝模作樣地表現那些新郎們可笑的樣子。粗獷的氣派，感嘆了兄妹倆，然後才鎮靜下來了。

飲茶之間，始終充滿着笑不完的笑聲。葉麗莎佛達、緞談美娜以對華略的寬容的態度笑着，伊博里努力地壓抑着自己，但到底是壓抑不住。飲茶之後，便互相商談怎樣來愉快而晴朗地充實這一天？華連加主張划船到森林去，在那里喝茶，伊博里馬上無異議贊成。但妹子好似想到了什麼，這麼說道：

——我可不能奉陪了，——今天有點緊要的事，必須上薩尼諾去走一趟。華略，我本打算坐了馬車先到你家去，回頭再到薩尼諾一灣的……但現在只好特地走一趟了……

波格諾夫斜過眼去偷偷向妹子打量了一下——妹子可不是爲了要讓華略跟我單獨在一起，突然轉出這種念頭來的麼。但妹子的臉上，却只有遺憾與掛心的表情。

華連加聽了這話沉靜了一回，立刻又變了意思。

——啊，爲什麼？你不去麼？——可是我們還是要去！怎麼樣……不過，——葛里歌里跟瑪霞兩人可以一道去麼？

——葛里歌里沒有關係！不過——瑪霞，——那末，你叫誰做飯呢？

——可是，你又叫誰喫飯呢？你上辨可夫斯基家去，我們打算到了夜才回來。

——那就沒有法子，把瑪霞也帶去吧……

華蓮加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波格諾夫抽着烟，走到陽台上來回地踱着。這出遊當然使他高興，可是葛里歌里和瑪霞，究竟是多餘者。他們兩個留在眼前只是阻擾——這是毫無疑義的事。

半小時之後，伊博里志和華略站在船旁，葛里歌里在傍邊認真地料理着——這是一個金紅頭髮，碧色眼睛的青年，臉上長着雀斑，老鷹鼻子。瑪霞把茶炊放在船中適當的地方，拿來許多小紙包，對這青年說：

——喂，紅毛鬼，快收拾啊，你看——人家等着你啦。

——馬上好了，——將槳子緊緊縛好，青年用高音回答。

伊博里志忽然想到，每夜在我窗子底下吵鬧的，可不是這傢伙麼。

——喂，我給你介紹，——華略在船上坐定，以下頰向葛里歌里一指，說道：——在這一帶地方，他是有名的學者先生……法律家……

——不要取笑，華爾華拉·華西里葉芙娜，——葛里歌里露出健康的齒列笑了。——什麼法律家呀！

不開玩笑的，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凡是俄羅斯的法律，他都知道……

——了不起呀，葛里歌里！——伊博里志·綏該維契不覺引起了興味。

——不，全是胡說白道啊——哪里有這樣的事，華爾華拉·華西里葉麗娜，懂得全部法律，沒有這樣的人啦。

——那末，起草法律的是誰呢？

——不是史貝爾斯基麼？不過，這些人已經死了好久了……

——你說過一些什麼書呢？——波格諾夫望着這青年的頗有才氣的臉，問了。

——嗯，照大家的話，那是法律書，——葛里歌里以活潑的視線投向華略：——偶然得到了第十卷——讀讀看——到很有趣味。便讀下去了……現在是在讀第一卷……第一條就說得很好：『無論何人，不得以不知法律為藉口。』可是我想，懂得法律的人簡直沒有。首先學校里的先生，教過我農民的條文，他說，——總之，讀起來就有趣味——噯，這是什麼話？

——你都瞭解麼？——華連加問。

——你讀了很多麼？——伊博里志鎮定地問，心里却記起了戈歌里的彼得魯西加。

——我正在讀，一遇有空的時候。恰巧這兒有許多好書……單是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家裏，

——就有一千多冊。可惜都是一些小說，各種故事之類……

船向着上流容與前進。兩邊的河岸徐徐地動，四周越來越出色。燦爛的光，沒有一點聲響，一股的濃香。波格諾夫凝然注視着華蓮加的臉，這臉正對着挺起結實胸脯的划手，划手用槳子很整齊地划開水面，因為有名的學者先生，正在很高興地聽着自己的話，感得十分得意，滔滔不絕地談着文學趣味。在細長的睫毛底下追從着這划手的瑪霞的眼中，輝耀着愛和矜誇。

——我不很喜歡讀太陽如何落下，如何升起，這種自然科學的書。因為太陽升起這類的事，已眼見了幾千次……森林與河流，我不是完全熟悉的麼？這些東西，要讀它幹麼呢？可是無論什麼書上，都寫得有，我以為這實在是沒有意思的……每個人都懂得太陽的落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眼睛的。可是，人們——却喜歡這種東西。讀着，於是想着：——如果你在這情景中，你便怎樣呢？雖然明知道全是謊話。

——爲什麼是謊話呢？伊博里忒·綏該維契問了。

——就是這種書。都是編造出來的。說到農民的事，也是這樣的……其實農民也值得寫在書裏麼。他們描寫農民，就寫得很可憐，很笨……這是不大對的！許多人讀了……認真地想了，可是農民對於這些話，是不會真正瞭解的……你想，書中的農民，是完全不成東西的……他們又傻又惡……

這些話，對於華連加是不會不感得沉悶的，果然她抬起茫然的目光望着河岸，小聲地唱起來了。

——喂，——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我們離了這座龍舟，到森林中去躍躍回兒好麼。呆坐着晒太陽，——這算什麼遠足呢？葛里歌里。你跟瑪霞兩個到薩伏育洛伐耶山谷邊去，將船泊在那邊，燒好了茶，再來叫我們……葛里歌里，靠岸啦。我頂喜歡在森林中，陽光下飲茶喫東西，……便覺得自己像一個自由的流浪人……

——好啊——從船中跳到岸邊的砂灘上，女郎大聲地說了：——腳踏到地面上，立刻就有……一種使靈魂躁動的感覺。啊，我的皮鞋里，滿是砂泥……一隻腳又這樣地踏在水里，……一邊兒覺得不好受，另一邊又覺得爽快，一個人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是多麼好啊……啊，你看，船走得多快！

河在兩人的脚下。被船搖亂的水流輕輕地潑到岸上。船像箭一般向森林飛去，船後留下長長的波紋，映在陽光中閃成銀色。很明白地看見葛里歌里正望着瑪霞開着玩笑，瑪霞伸出拳頭來唬嚇男的。

——他們是一對愛人啊，——華連加微笑地報告了：——瑪霞要求過葉盧莎佛達。綏該芙娜，要嫁給葛里歌里做妻子，不料葉盧莎佛達。綏該芙娜不肯馬上應允。她不喜歡夫妻傭人。不過今年秋天，葛里歌里的年限滿了，他就可以把瑪霞娶去了……真是幸福的一對兒。葛里歌里曾經向我請求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賣些地皮給他……他說他想要十俄畝。不過我父親活着是辦不到的，真對不起他……

其實這個人倒靠得住，一定能按期付款的……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勤懇的人……他會修鎖，也會打鐵，現在在你妹子家里，還當馬夫呢……可可維契——這是本區的區長，想娶我的人——他對我說起那個人，就這樣說過：——『這傢伙是一個危險分子——也不尊敬長官！』●

——什麼人，那可可維契？是波蘭人麼？——出神地望着女郎故意扮着的鬼臉，伊博里志問了。

——哦，是莫特淮人，還不知是丘淮西人，●——我也不大清楚！舌子長得又長又厚，在嘴里含得不落位，說起話來不大便……哼！多醜啦！

一個水潭子擋住了道路，面上浮着綠黴，黏濘的泥在四邊圍成黑黑的一圈。波格諾夫向腳下望着，說道：

——繞灣兒走吧。

——啊喲，你跳不過去麼？水跡已經乾了……——不管一切地一脚踏下去，華蓮尖叫了：——繞灣兒走很遠啊……好不氣悶……你跳跳看！沒有關係，好吧——來，來啊！

女郎奮身一跳，跳過去了。他看見衣服從她的肩頭褪下來，好似在空中飛舞。只這麼看時，女郎

● 此處的區長話，全部用波蘭人口氣所說，但譯文無法表達。

● 均為東俄士著。

的身體已在水潭的對岸，用憐惜的口氣大聲叫道：

——啊，弄了一身的泥！不行不行，你還是繞灣兒吧……嗨，多麼憐啊！

他望着女郎，蒼白地微笑了。湧起一種煽動自己的熱烈的念頭，同時覺得兩腳漸漸深陷泥中。在水潭對岸，華蓮加振抖着衣服，發出輕輕的噠噠之聲。伊博里志在飄動的衣裾中，看見穿着絲襪的美麗的腿子。這隔開兩人的泥淖，好似在他與她之間設下一道警戒線。他急忙繞到灌木茂叢的一邊去，可是在那邊，仍不得不走過一段草下的濕路。濕着腳，心里也好似帶着曖昧的決心，走到她的身邊——女的表示慚愧地將衣服給他看，說道：

——你瞧，這不打緊麼？真是從來沒有的晦氣！

他看了——將眼睛得意地射在染在白衣中的黑色的泥點上。

——望見這世上神聖而純潔的你的姿影，在愛你而熟習了我的，連你衣上的斑點，也在我的靈魂中投出黑色的影子，——笑睜睜地望着華蓮加的臉，伊博里志徐徐地說。

女郎的眼詢問地注視着他的額角。他更感到自己的胸頭，充滿着沸騰的泡沫。而且好似這泡沫，正在變化為奇妙的辭令。這種辭令，是從不會向任何人使用過的；不消說，也是從來不識得的。

——你剛才說的，是什麼話？——華蓮加固執地問了。

他怔了一怔，女的質問是這樣地驚人。他盡力想說得從容不迫，他說：

——這是——詩，——用俄語說，聽來就像普通的散文……不過，你聽來不像詩麼？大概是意大利的詩——確實也記不清了……可是，當然，沒有關係的，或者是小說中間的一句……

——哦，好吧，請你再唸一遍！——不知忽然想到何事，女郎催促了。

——這世上神聖……——用手擦擦額角，他把話打斷了。——什麼？我把剛才的句子完全忘掉了。嘿，真的——忘掉了！

——是麼，——那末，走吧！——女郎改變了主意，又拔步向前走了。

伊博里志盡力解消自己奇異的失言，可是不能夠。對華蓮加覺得很難為情。女郎閉着嘴，低着頭，雖然仍和他並肩行走，卻不向他看望。好像沒想到他在身旁。他強裝着快活開口道：

——在你那些候補新郎中，如果知道你的日常生活，不知將怎麼樣呢。

好似聽見了遠處的叫喚，女郎向男的望了一眼，立刻變成胸無城府的孩子的可愛的臉：

——哦，他們當然知道！當然知道！所以……他們一定在這樣地想我……

——你在意麼？

——我？——女郎坦然反問了。

——儘問你這種沒意思的話。

——你一點也不瞭解我……你很可以明瞭，那些人完全不合我的脾氣！我常常想用腳踐踏他們，踐踏他們的臉孔……什麼也說不上嘴，連嘴都給弄髒了。唔，再沒有這種無聊的傢伙！

女郎的眼中，霎的閃了一下猛烈憎惡和殘酷的光，他覺得一陣寒慄，不禁背過臉去，說道：

——這實在太難受了，一個人不得不在這樣討厭傢伙中討生活，是可想而知了……不過，在他們當中，難道連一個也沒有……稍微跟你合得來的人……

——沒有！大概——有趣味的人，世界也數不出幾個……人大都有點愚蠢，沒有精神，惹人生氣……他笑着女郎的不滿，便用幽默的口氣，說了連自己也莫明其妙的話：

——說這樣的話還太早呢。再待一回兜吧，那你就會遇到合意的人……而且這個，也對你有興味
的……

——這是什麼人？女郎很快地問。立刻停下來了。

——你的未來的丈夫。

——所以——我問你是什麼人啊？

——我怎麼會知道呢！——波格諾夫聳聳肩頭。好像被女郎峻厲敏銳的質問壓倒了。

——可是——你說！——女郎嘆了一口氣。

他們走進雜樹林中了。道路胡亂地曲折着，像一匹丟在地上的布，穿過這林子的中心，前邊就望見鬱鬱的大森林。

——你打算結婚麼？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問。

——哦……我也不明白！我沒有想過這種事，——女郎爽脆地回答。美麗的視線，凜然地投向遠方，好像遙遙地想起了她所尊貴的東西來。

——每年冬天住在都市里好麼？——你長得這樣美，一定會惹起世間的注目，在那里找到你所希望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可以說，絕對沒有一個人，不想要你做太太的，——他遲遲疑疑地，壓低了嗓子說。

——我真長得這樣倒好啦！

——你能够壓制這種願望麼？

——這當然能够！自然囉……願望是只好當做願望的！

他們又在沉默中走了幾步。

女郎思索地眺望着遠方，似乎依舊記起什麼事情的樣子，但他不知怎樣，又去數她衣服上的污

漬。污漬一共有七點。三點大的，作星形，兩點——印章形，一點——是毛刷刷過的形狀。在衣服上所描出的黑圖紋，這污漬對他好似含蓄着什麼意義。

——你有沒有戀愛過？——女郎認真而又像偵察地說。

——我？——伊博里怔怔了一怔：——是有過……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是青年時代的事；

——我也是好久以前了……——女郎告白道。

——哦……對方是誰呢？——波忒諾夫提出了這問題，却沒注意到問得太鹵莽。這其間，折斷了手邊的樹枝，想了一想，就扔得遠遠的。

——對方麼？這是——一個偷馬賊……現在分別已經三年了。那時我只有十七歲……他被人家捉住了，挨打得很兇，吊在我家的園子里。全身用繩子縛起，被丟在大車上。他默然地注視着我……我是恰巧立在大門口。直到現在還記得，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天亮還不多的時候，我們家里的人，都還沒有起身……

女郎似乎搜索着記憶，沉默了一下。

——大車底下有一堆血——啞啞，正和剛才那泥濘的水潭一樣——從他的身上，濃濃的血一點點滴在那血堆中……好像——那人的名字叫做薩西加·萊梅淑夫。那時有一大羣鄉下人走進園門口來，

見了這人，大家的嘴里就跟狗一樣地叫起來。大家都瞪着惡森森的眼睛，倒是那馬賊反而很鎮定的望他們……我想：他雖然被踢被縛，心里一定覺得自己比他們偉大。馬賊的眼這樣地注視着衆人——

繫着，灰黃色的。我又同情他，又覺得沒有意思……便回進屋子裏勾了一杯水……再走出來，想叫他喝。可是他的手被人縛着，想喝却喝不到……他略微抬起赤血淋漓的頭，對我說：『對不起，小姐，放在我的口裏。』我便端到他的口邊，——他骨都都一口氣把水喝乾，又慢慢對我說：『真對不起，小姐！願上帝保佑你！』——這麼說時，不知怎麼一來，我偷偷在他耳邊說：『逃吧！』可是他卻滿不在乎地大聲回答道：『只要活着，——我一定逃，還用你說麼！』——他的聲音很大，在園子里的人差不多都聽得見，這又使我大為欽佩。後來他又說：『小姐！給我洗一洗臉吧！』我就吩咐杜涅，叫杜涅替他洗了臉……洗過之後，只見他的臉又腫又青……對啦！不久，那馬賊被人運走了。當車子快要出園的時候，我再看他，只見他點點頭，眼中含着笑……他受了那麼重的傷，可是還……爲了他，我哭得很厲害！我向上帝祈禱了好久，只望他能够順利地逃走……

——你說什麼……——伊博里志以嘲笑的口氣打斷了女郎的話：——那末，你是等這馬賊逃掉了，跑到你的地方來……假使沒有別的阻礙，你就嫁給他麼？

女郎不知沒有聽清他的話，還是不懂嘲笑的意思，老實就回答道：

——啊，你以為他會到這兒來麼？

——不，假使來的話——你跟他去麼？

——去嫁給他麼？……誰知道！

波格諾夫生氣了。

——這種古怪的戀愛故事，你會把腦筋弄壞的，一點意思也沒有啊，華爾華拉，華西里葉夫娜，

——他以認真的口氣說。

聽見男的尖利的聲音，女郎驟驚地向男的臉上瞥了一眼，然後，不開口地，神妙而嚴肅，像聽判罪似地，聽着男的話。他對女郎懇切的解釋，她所愛好的文學，怎樣地歪曲了她的理智，——這種文學是歪曲事實的，高尚的思想與它們無緣，對於人生的悲劇的真理，對於人類的希望和痛苦，完全取冷淡的態度。諄諄講說着的男的聲音，在靜寂的森林中幽然傳開去，時時在路邊的樹枝上反響成古怪的低語——好似有人躲藏在那兒一般。幽香的微光，從樹葉間反映到路上，有時，唳唳輕微的嘆息一般，一聲嚇然的音響，在林中掠過，樹葉似乎正在做夢，幽然地抖索着身子。

——必須讀點好書，讀了之後，至少會教你懂得人生的意義，人類的希望，以及人類行為的動機。同時又必須知道，人們在過着怎樣不良的生活，如果我們的智慧增長，更能尊重相互間的權利，

我們的生活便會過得怎樣良好。可是你所謂的那些書，一片都是說謊；而且說得很荒唐。就是這種書，在你的頭腦中，栽培了極野蠻的英雄主義……這結果是怎麼樣呢？你不是正在實生活中間，追求這種書上所描寫的人物麼……

——不對，沒有這樣的事！——女郎認真地說：——你也知道——這種人物是沒有的。不過把實際上沒有的東西，描寫得像實有的一般，爲什麼不好呢。普通平凡的事情——任便什麼地方都有。首先，生活本來就是平凡的。就是眼面前，大家都在說許多痛苦的事情……聽得人不當是真的，假使不是真的……那末把實際上只有爪泥兒大的事，說得很大很大，難道算好的麼！據你說，我們必須在書中去找……可以做模範的感情與思想，而且人這東西，誰都是恹恹惶惶，連瞭解自己都不能夠，……可是你看，做書的不就是這一些人麼！那末，我們去信仰什麼，又怎麼能夠知道怎樣的人算做好人呢？比較起來，倒是你所反對的那些書中，有許多出色漂亮的東西……

——你對我的話一點也不瞭解，——他不快地叫道。

——是麼？你就因此生我的氣麼？——女郎好似抱歉地問。

——不，也不是生什麼氣……

——你一定生氣啊！我也是這樣，人家不贊成我的話，我就生氣！木頭真奇怪，你爲什麼一定要

我贊成你？不過我自己也是這樣……每個人總是爲了要別人贊成他而爭鬧，而強辯，常常都是如此的吧？這樣下去，結果，也許弄得一句話也不能談。

女郎呵呵笑着，在笑聲中，作了這樣的結論。

——那就是，每個人再沒有別的話，只剩了一個字『是！』如果變成這所希望的情形，那實在太乏味了！

——你剛才說，我是硬要你贊成……

——不，不必說了，我已經完全明白，總之，你是教訓人教訓慣了，所以人家不好再反對你。

——那有這樣的事！——波格諾夫滿臉悲憤地叫道：——我是要你能够批評在你周圍和你心中所發生的一切呀！

——啊，爲什麼？——天真地望着男的眼睛，女郎問了。

——噓！什麼，這——還說爲什麼！那就是要能够辨別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動，……要用正確的態度去對付生活，對付你自己。

——哦，這……恐怕，是很辛苦的呢！辨別自己，批評自己……這樣的事是能够的麼？這兒，——是一個人……要問這是什麼？……要怎樣做？要把我分做兩個，是不是？所以我不懂啊！因爲你所

提出的真理，只有你自己才懂……你想，我有這個……大家也有……那末不是大家都不對了麼！爲什麼呢，因爲你不是正在說——萬人的真理只有一個，這不是麼？……這是對的，可是，啊，——多麼美麗的原野啊！

他不再去反駁女郎，便向原野眺望了。心中是奔騰着滿肚子的不快。實在說來，他一向習慣了，認爲不贊成自己的都是愚人。即使是一個長得相當聰明的人，如果知識在某一點上固定住了，就沒有再行進步的能力——所以，對付這種人，只消輕視與憐憫就足夠了。可是這位姑娘，總不能說是一個愚物，而且更奇怪的，不會使人發出普通反對者的感情。這是什麼緣故呢？在胸頭間，又在胸頭間

答：

——大概因爲她長得太美的緣故……她的粗野的用語，很遺憾地，也不去歸罪於她……大概因爲還是很獨創的緣故吧。獨創性普通是不容易遇見的，尤其是在女性。

有高深教育的他，在對付女子的時候，表面上雖把她當作智識上互相平等的人，但在心坎深處，依然跟別的男子一般，總是以懷疑而諷刺的眼光打量女性的。

他們在遼闊而圓形的原野徐徐地躑躅着。如果把這原野看作車輪，道路正如兩條黑色的輪轍，穿過這原野，前邊依舊隱入于森林。原野的中部，有幾株白樺的長大的幼木，很可愛地圍成一團，在收

割過的雜草草梗上，映着條紋似的影子。就在那兒，地面上匍伏着朽腐的木屨，屋中有些枯草，枯草上停着兩只烏鴉。這一切在伊博里志都覺得是不需要的，沒有意思的東西。在四周籠罩着神祕的靜寂的黑森林的牆垣所圍繞的，這片可愛而美好的原野中，覺得非常的不調和。烏鴉側着眼睛一望走在路上的人們，那態度似乎充滿着無比的自信，又似乎以為坐在小屋中管門，是自己的義務。

——不累麼？——波格諾夫問。當他望着烏鴉，心里感得不快的時候。

——我？走幾步路——會累麼？跟他們約定的地方，還有一俄里多呢……，哦，馬上到森林了。路向山下去，兩邊就是松林。那是在高崗上，叫做薩伏育洛夫丘。那松樹——很大，樹幹上沒有一根枝條，每株只有頂上是暗綠色的頂子。靜森森的，叫人難受。地上都是松針，整座森林像打掃過一般。我每次走進那兒，不知什麼緣故，總是想起上帝來……在王座旁邊，也許也是這樣難受……天使如不讚美上帝——那就會把這當做謊話了！不過在上帝看來，讚美有什麼用處呢？上帝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的偉大吧？

伊博里志的腦中忽然掠過一個清晰的思念？

——用上帝教理的威權來開拓這女子的處女地，怎樣難呢？

但他這樣想過之後，傲然地推翻了這個承認自己對女郎的弱點的，不名譽的思念。明明不信這種

力量的存在，却想利用它，這不是很卑鄙麼。

——你是不信上帝的吧？——女郎好似看出男的心事問道。

——你爲什麼知道？

——學者都是沒有信仰心的啊……

——是的，一點兒也沒有！——他冷笑了。已經不想跟她談這個問題，不料女的却不放過他。

——一點兒也沒有？我請問你，真有人一點信仰心都沒有的麼？我不明白，這怎麼可能呢？究竟爲什麼變成這樣的呢？

暫時沒有回答。因爲他正要喚醒那被女郎甜蜜的嗓音所迷醉了的理智。一回兒，他便開始講自己所理解的世界的起源。

——一種目不能見的強大的力，永遠地在活動着，衝突着，這偉大的運動，便產生了我們目所能見的世界；在這兒，思想的生活，草木的生活，都受同一種規律的支配。這種運動是無始的，因此也是無終的……

女郎凝然地聽着，時時向男的要求種種說明。她的臉上現出緊張的樣子，他便很高興地給她解釋。但是一篇話講完之後，女郎想了一想，便去天真地問了：

——這不可笑麼，沒有太初就會開始！但我們如果這樣想，在太初是有上帝的，那就怎麼樣呢？不將上帝放在問題中，就此不信上帝，這不有點怪麼？

他原想說服她，可是看了她的臉色，明瞭這是沒有用處的。她是有信仰的——她的眼色這樣證明着。她又徐徐地用着怯弱的口氣，說出一種古怪的話來。

——我們看看人類，知道每個人都是醜陋的，再想想上帝，想想最後的審判——心里不是會慄然地縮緊麼？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上帝永遠是——不管今天，明天，或是一小時之後——準備着報應的……所以我總是想——它馬上會來了！也許是今天就來……首先，把太陽熄滅……然後點起一種別的火，上帝在這火焰中顯身。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耳聽着女郎的夢話，心里想道：

——這女子一切都有，只是沒有應該有的東西……

迷醉在自己的夢話中，女郎的臉上泛出青白，眼中現出驚嘆之色。但這夢話突然消失，近邊發出嚮亮的笑聲，傳到這兒來了。

——聽見麼？是瑪霞啊，——已經到了？

這麼說着，便加緊了脚步，喊道：

——喂，瑪霞！

走到河邊，河岸斜斜地臨着水面，斜坡上有幾處地方，散植着幾叢軒朗的樺樹和白楊。望到對岸，臨水處有一座高大的松林，放出濃濃的松脂香。是那麽陰沉而傲岸的樣子——但在這邊，得意揚揚的樺樹以蕭洒的姿態跳舞，白楊的銀葉古怪地抖索着，肝木樹與胡桃樹，默默地站着，反影入水。放眼望去，在那邊是黃黃的砂地，玲瓏地點綴着紅紅的松針；在這邊，腳底下是青青的重生草，在割過的草根中昂然地抽出來；從堆積在樹林中的乾草堆上，飄來新鮮的清香。河水靜靜地，冷然地把互不相同的兩岸的景物，像鏡子一般地映照着。

在樺林影子下適當的場所，豁然鋪開一條花毛氈，茶炊噴出幾縷蒸汽和藍藍的烟。瑪霞手拿着身邊的瓦罐，舒服地坐在地上。臉色很高興的樣子。頭髮濕淋淋的。

——你洗了浴麼？——華蓮加問。——葛里歌里在哪里？

——他也去洗浴了。馬上要回來啦。

——沒有別的事情，只是我的肚子空起來了，喉頭也有點發乾，所以……想趕快喫東西啦！這是頂要緊的啊！你呢，伊博里忒。綏該維契？

——好吧！

——瑪霞，那就端出來吧！

——先喫什麼呢？雞還是飽子……

——一下子都端出來吧，你要跑開就可以跑開！不是有人等着你麼？

——啊，不要開玩笑！——瑪霞輕輕一聲笑，眼中道謝地向女郎一瞥。

——沒有關係，不要假裝糊塗，去就去好啦！

一個娘兒家嘴里，倒說得出這種話來——一邊喫着雞肉，伊博里志·綏該維契不禁心里深深地佩服了。

——葉蓮加還是笑着給瑪霞鬧着玩兒。瑪霞雖怯生生地低着眼站在女郎面前，但臉上有幸福的微笑。

——還不趕快去，他會把你一手捏爛啊！——女郎唬嚇着說。

——那個，啊！那是我啊！……我，那個，我把他……——她說到這兒用圍裙掩着臉孔，受了忍不住的笑的打擊，把兩腳蹦蹦跳着……在路上的時候，我把他推落河裏了！

——哦？了不起！那末，後來怎麼樣呢？

——跟着船屁股游來的……可是，……可是我後來又把他救起來了……因為他苦苦哀求……無奈何，我……從後梢上把繩索扔下去！

傳染了兩個女子的笑聲，波格諾夫也禁不住大笑起來了。但他所笑的，並不是因為想像跟着船屁股游泳的葛里歌里，只因自己感到快樂吧了。湧出了一種從自己身上得到了解放的感情。站在遠處看着自己，不禁連自己也驚駭了。因為他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簡單愉快的經驗。一回兒，瑪霞不見了，兩個人依舊變了兩個人。

華蓮加在花毛氈上屈膝跪坐着，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像透過一層夢的帷幕似地望着女郎的姿態。四周寂靜。只有茶炊奏着有含著的旋律，有時候，不知什麼東西，在草中息索作聲。

——你爲什麼儘管冥想呢？——華蓮加忽然覺察似的望着他問：——你覺得無聊麼？

——不，沒有的事。我很暢快，——他徐徐地說：——只是不想說話。

——啊，我也是這樣，——女郎很精神地說：——在清靜的時候，我很討厭說話。能說的只是些沒緊要的話，有許多感情，不是言語可以表現的。比方說，這是靜寂，這樣說的時候，這靜寂早已沒有了——要不破壞靜寂而說靜寂，我想是不可能的……對麼？

打斷了話，女郎向松林方面望了一眼，便用手指着，靜靜地笑着，將話繼續道：

——你看，那松樹好似正在聽着。只有這中間，才有靜寂，真正的靜寂。我常常這樣想——生活在那樣的靜境中一定是最好也沒有了，不過，遇到雷雨的時候也不得了……啊，好難受！天空中好像

潑滿了墨水，駭人的閃電，怒吼的風……那時候，走到曠野中，立着，唱歌——唱得嗓子都要破裂地唱着，或是迎着大風在暴雨中奔跑……多有趣啊。就是冬天也是這樣。我曾經在大風中迷過路，差一點送命了。

——這倒很想聽聽——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問了。他漸漸喜歡聽女郎的談話了：——雖然是很平凡的話，但她所說的，他聽來都有新奇的感覺。

——夜很深了，從城里回來，——女郎伸出了一個膝頭，眼睛眯眯地注視着男的臉孔，開始說起來了：——那趕車的名叫約可夫，是一個年老而很結實的農民。照例，下起大雪來了，來勢好兇猛，當頭劈面的吹來。千百縉狂風，把小山那樣的大雪轟然地吹來，馬兒只會步步望後退。四周跟鍋子一般沸騰，我們好似煎滾在冰冷的泡沫中。走着走着，只見約可夫脫着帽子畫十字。你怎麼啦？——
——『我在禱告啊，小姐，我禱告上帝，禱告聖華爾華拉神，不要讓我們做倒路鬼。』老頭兒說得那麼平常的樣子，因此我也一點不害怕。我問：『沒有迷路麼？』他只回了我一聲：——『嗯。』那末，車子到了什麼地方了呢？——『你說什麼，這麼大的風雪，還能趕到什麼地方去麼！你看，早已把繩纜放鬆了，要走也只好讓馬兒自己走。你也趕快做禱告吧！』道約可夫是一位篤信家。馬兒站着不動，風雪還是不顧一切的吹。天氣又冷，雪打在臉上跟刀子一般。約可夫從車夫座上跑下來，坐在我

的身邊。兩個人比較暖和些，再把毛氈連頭混身裹起來，那知毛氈上積起了雪，漸漸地重起來了。我想：就這樣死了麼！從城里帶來的東西，就此不能再喫了麼……但約可夫始終在嚶嚶喃喃地說着，心里也就不大害怕了。現在我還記得約可夫說的話：『唉，小姐太可憐了！像小姐這樣的人，怎麼可以死呢？』——你不是也要死麼？——『我這種人有什麼關係，我已經活得够了，可是你……』他就只是關心着我。約可夫平時對我也很好，有時他也發脾氣，這樣囑囑我，——『你怎麼啦，該死的東西，簡直是發了瘋癲，不要臉的混蛋！……』』

女郎陰森着臉，把口腔拉長着，用粗嗓子說了。因為約可夫的插話跑了野馬，波格諾夫不得不催促她：

——後來怎麼找到路的呢？

——馬兒凍壞了，就胡亂的走起來，走着走着，就走到有村莊的地方。是一個離開我們有十二俄里的村莊。你已經知道吧，我們的莊園，離開最近的鄰村也有四俄里。現在我們沿河邊走去，再稍微走過一段小路，穿出森林的右邊，有一塊窪地，走到那兒，就望見屋子，不過計算起路程來，從這兒去也有十俄里啦。

……鴉在近邊得意揚揚地飛翔，一回兒休息在灌木的小枝上，高聲地啼叫起來。好像正在談論這

坐在森林中的兩個人物的印象。遠遠地傳來笑語和划槳撥水的聲音，大概是葛里歌里和瑪霞從河中划來了。

——我們叫他兩個來，搬到松樹林那邊去吧？——華蓮加提議了。

他同意了。女郎便把兩手拱在口邊當放音器，喊道：

——划過來啊，我們在這兒！

大聲一喊，她的胸脯就漲滿了。伊博里恣屏息出神地看着。突然覺得想思索一件什麼事——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可是總動不起腦筋來。這種理性的無力的呼聲，總是不能抵抗那將身心委之安靜和自由的強力的感情的命令。

船出現了。葛里歌里臉上，顯出幾分不大高興的神氣，瑪霞又好似特別動怒的樣子。華蓮加坐上船，看看他們的臉，嘆嘖的一聲笑，結果他們兩個也笑了。不高興的但是幸福的一對兒。

——美神和她寵愛的奴隸，——波格諾夫想了。

松林中像大教堂中一般的莊嚴。粗大的樹幹，像圓柱一般並立着，支起一座暗綠色的沉重的圓屋頂。到處充滿和暖的樹脂的濃香，腳底下是簌簌作響的松針。前後左右——是一望無際的赤松行列，只有到處的樹根邊從鋪散的松針中衝出來，顯着蒼白的綠色的，不知是什麼的芽兒。浸沉在靜寂和沉

默中，遇到當路的樹木，有時向左，有時向右地閃避開，兩個人在這無聲的生命之中，悄然地走着。

——不會迷路麼？——伊博里志問了。

——迷路麼？——華蓮加詫異地說：——無論走到哪里，我都看定了方向——只要看太陽就得啦。

她時時覺得有許多話，可是也不想對男的說。華蓮加和男的並步着，男的在她的臉上，看見一種可名沉靜的歡喜的表情。

——多好啊？——有時女郎回頭向男的說。在她的唇上現出和藹的微笑。

——嗯，果然好，——男的簡單地回答，又重新落進沉默，就這樣地在森林中走着。男的想，我不是陷入愛網中的青年呢？如果是的，就不該有那種不純潔的籌算和內心的交戰。可是每次眼睛落在女郎衣上的黑漬上，爲什麼有一種戰慄的影子，落入自己的心頭。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戰慄。在突然的一剎那間，這影子把意識包裹住了，這時候，他深深地喘一口氣，好像打算從身上擺脫它的重量，禁不住滑口說了：

——你是多麼美麗啊！

女郎驚異地瞥了他一眼。

——哦，你說什麼？剛才一聲不響——忽然又說這種話！

伊博里志狡辯地笑了：

——不，我本打算說，這個，……這一帶的風景多麼美麗！森林多美……而你就好像林中的仙女……如果不能這樣說——那你便是女神，森林——就好像女神的宮殿。

——你說錯了，——女郎笑着反對道：這森林不是我的，是屬於政府的，我家的森林，是在一直下游的那邊。

這麼說着，女郎便向旁邊遠遠的指點。

——她是故意玩笑，還是確實誤解呢？——伊博里志這樣想着，這其間，內心燃起熱烈的慾望，想談她的美貌。但女的不知在想什麼，悄然地靜寂着。這就壓抑了他。

走了好久時候，但話却說得很少。溫柔而和藹的印象把二人的心撫慰作甜蜜的疲勞。其中，除了一種想冥思，不能用言語表現的感覺的慾望以外，有一切的慾望在醞釀着。

回到家里，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還沒有回來。兩人便喝起瓊釀臨時急趕起來的茶。喝完了茶，華蓮加馬上站起身來，向男的約定同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一起上她家去，便匆匆上車回家去了。他送走了她，同到陽台上來。立刻覺得襲來了一種失却了什麼重要東西的憂悶。靠桌子坐下，眼光落在

已經喝乾的茶杯中，立定主意想全部抹去今天受了一整天刺戟的感情的遊戲，而結果不過是對自己的憐憫之情。他只好把準備對自身所下的外科手術絕念了。

——爲什麼？——他想：——這果然是出於本意的麼？即使我是這樣的願望，仍不能使她感到痛苦，甚至也不想感到痛苦。只不過搗亂了我自己的生活……可是，在這兒，不是正有着青春而美麗的東西麼……

突然現出了自慰的微笑，他想起了自己想覺醒那女子的理性的決心，和嘗試所遭的失敗。

——照這樣是不行的，跟她說話必須用一種另外的言語。大抵這種性格的人，總有比純理論更容易讓步於自己直接性的傾向。……他們舉起盲目單純的感情的盾，防禦理論，所以無法對付……總之，是一位奇怪的姑娘！

當妹子回來的時候，他還是在輾轉思索着這位女郎。妹子特別高興，興氣沖沖地出現在阿哥的面前——輕佻得從來沒有見過的樣子。吩咐瑪麗把茶炊裝起火來，便和阿哥對面坐下，講起辨可夫斯基來。

——在他的老家，到處的縫子里都露出殘酷的貧窮，好似正對一家人誇耀自己的勝利。沒有一個錢的貯藏，櫥子是空的，喫飯的時候，臨時到村舍人家去買雞蛋。當然是沒有肉食的，辨可夫斯基

老子，便提出素食論來，還說還可以改造人類的道德。二股的老頑固氣，一家人都在背後嘲弄他——這都是窮的緣故。我今天去，因為他家有一點地是在我的領地內的，我去問他們肯不肯賣給我。

——你打算怎樣？——伊博里志稍稍感到一點興味了。

——我留着給我未來的子孫啊，——妹子笑了：——今天你怎麼樣呢？

——很有趣。

妹子向阿哥斜了一眼，沉默了一回。

——也許我問得冒失了一點，——你被華蓮加惹上了，不有點危險麼？

——爲什麼危險？

——熱烈的愛上了，再也丟不開，對麼？

——唔，萬萬沒有這樣的事……雖然是曖昧的回答，但他相信確是自己的真心。

——那就好啦，固然——我不是說頂好。我看——哥哥這個人，是一點沒有野心的……照你的年齡，你的生活是太嚴肅了。不過，我老實對你說，那姑娘如果能使你動心，我倒是很高興的……你一定常常想見她吧？

——她約我到她家里，請你也去，——伊博里志報告了。

——你打算什麼時候去？

——這當然，……隨你的便。你今天爲什麼這樣高興。

——你也看出來了麼？——妹子笑了：——不知什麼緣故？今天一天都高興。不過……我有點擔心，你不曾看我太輕浮麼……實在是，自從料理了丈夫的喪事，我覺得好似換了一個人……我是自私自利啊，當然，不過這種自私自利，是從牢里放出來的人的歡喜的自私自利。你可以批評我，但是要公平。

——什麼，講這一點兒話，要加上這麼長一個冒頭麼！高興，那就——高興得啦，——伊博里志用同樣的口氣和藹地笑了。

——哦，今天你也很高興啊，——妹子說：——你看，——一個人心里稍微有點高興——就變得很有氣了。道學先生說，痛苦可以使人清淨……我却想應用這種道理對那班先生們說：生活能使先生們的理性從迷惑中淨化……

——但華蓮加如果感受了痛苦，她到底會變成怎麼樣呢？——波格諾夫自問了。

——一回兒，兩人就分別了。妹子開始奏琴，他却退進自己的屋子里，把身子躺下想道：——她在怎樣想我呢？我有什麼地方能得她的愛呢？一定有一點使那女子愛好了自己，是不是優秀學者的聲名，

但是在她的眼色中也看不出來。她不是正把自己的理論、見解、和說教，那麼胡亂地去開一邊麼。難道不過只是男性的一點，牽惹了女子麼。大概還還近于事實。

一達到這個結論，伊博里志·綏該維契不禁感慨無量地幾乎要跳起身來。閉着眼睛，把女郎的姿容在心里描寫着，自然地露出禁不住的滿足的微笑，——這是一位被自己收服了的，柔順的，事事順從自己的，殷殷向自己要求看顧她，教育她如何思想，生活，戀愛的姑娘的姿容。

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的雙輪馬車，到了陸軍上校奧萊叔夫家的門廊口，一個穿灰鼠色套衣的薄瘦婦人在門台上走出來，這其間，嚮激着卷舌音「P」的特別刺耳的粗嗓子。

——哦——哦！歡迎歡迎，難得的貴客！

在這跟咆哮一樣的招待聲中，伊博里志·綏該維契不禁怔了一怔。

——這是家兄伊博里志，——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跟那婦人抱吻着，介紹了。

——我是馬爾格里泰·魯契茲加耶。

五條又冷又濕的骨頭握了握伊博里志·綏該維契的手指。將爛爛的灰色眼睛盯在他的臉上，姑母魯契茲加耶粗聲地嘮叨着，似乎恐怕說出不合禮貌的話，每說一句就頓一頓，好像自己在計算句數的樣子。

——初會初會，久仰得很。

然後，姑母把身子退後，用手推開了門。

——請啊！

伊博里志一步跨進門檻，就碰到一陣沙啞的咳嗽和發火的聲音。

——哼，呆東西，快走出去看看，是誰來了……

——沒有關係，走進去好啦，——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見阿哥遲疑立定了，便鼓勵着說：——

那是上校在那兒罵人……你好，將軍！

一間天花板很低的大屋子中間，有一把挺大的靠背椅子，椅中嵌進一個滿是白鬚的紅皮黧臉的大而孱弱的身體。這身體的上半部，跟着每聲氣吁吁的鼻息，重重地搖擺。椅子背後聳起一個特別高大的婦人的肩頭，以沒有光彩的目光望着伊博里志·綏該維契的臉。

——哦，好啊，——這位就是令兄麼？……我是陸軍上校華西里·奧萊叔夫……把土耳其人，推庚茲人●都大大的打敗過，近來是倒過頭來，自己被毛病打敗了……呵，呵，呵！好，來得正好……華爾華拉這一個夏天，已把你的博學多才對我講過了……好啊，請到那邊客室裏坐。弗克拉——領他們去！

● 居住後加斯比省沙漠地帶的遊牧的土耳其斯坦民族。

椅車吱吱地響了。上校前仰後合地搖着，沙啞的咳嗽咳得格外癢亮，好像要從身體中榨出來一般，把腦袋晃動着。

——老爺咳嗽的時候——就停下來！我不知已對你說過了幾次！

姑母魯契茲加耶這麼說着，捉住弗克拉的肩頭，將她的身體在地板上數下去。

波格諾夫木然地立着，等待奧萊叔夫的咳嗽停止。

總算上前了，走到一間小屋子里。牆中滿堆着罩上帆布袋子的粗笨的家具，又氣悶又狹窄。

——哦，請坐……弗克拉，請小姐來！——姑母魯契茲加耶命令道。

——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每次看見總是這樣漂亮，高興極了！——上校抬了抬長在鼻樑邊的白眉毛，腫胖的圓眼睛望着客人說道。上校的鼻子大得可笑，下半截帶着紫色而發光，硬生生地埋在可愛的花白鬍子中。

——我見了將軍，比將軍見我還歡喜啦，——女客愛嬌地說。

——呵呵，這是——不敢領教——何必說客氣話！見了一個害痛瘋病，又愛喝酒的老頭兒，又有什麼高興呢？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說到華西加。奧萊叔夫的漢子氣，那可不是馬馬虎虎的……簡直是……各色各樣的娘兒都看上我……可是現在不行了，你用我不着，我也用你不着了……只是你來

了，可以讓我喝伏特加——所以我喜歡你啊，呵呵呵！

——不要這樣多說，等回又要咳嗽了……——魯契茲加耶發出了警告。

——聽見了沒有？——上校轉身向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說：——不准我說話——這是有害的，不准喝酒——這也是有害的，不准盡量喫——這也是有害的！什麼都是有害，真沒有意思！所以我說，——我活着也是有害的……你一定也得長壽到必須對自己說這樣的話……不過看你也不像長壽相……當心肺病啊……胸脯這樣狹是不行的……

伊博里志望望上校，又望望魯契茲加耶姑母，心里在想蓮加，那姑娘生活在一羣什麼樣的怪物中啊！

魯契茲加耶姑母的瘦骨嶙峋的身體特別刺他的眼睛。姑母那條纏着黃皮的長項頸，看了更是難受。而且每當姑母說話時，——背脊上就感覺到一陣悚然。從這婦人的又寬又平的板一樣的胸頭，發出那粗大的噓音，他就心里不安地，恐怕她的胸脯會破裂開來。連魯契茲加耶姑母帽子上的衣褶，聽起來也不像衣褶而是像骨摺。另一邊，從上校身上，發出濃濃的酒精氣，汗氣，和粗劣烟草的氣味。再打量那上校的目光，大概是動不動就會發火的，想像那發火的模樣，對這老頭子又不能抱持好感。這屋子真不舒服。牆上的花紙都是被煤薰污了的，火爐上的花瓷磚，又有許多裂紋。地板上的漆，被

椅車的輪子磨蝕了，每扇窗框子也都是彎曲不正的，玻璃是發了毛。總之，從角落到角落，都蔓延着老朽和頹敗。

——今天悶得很，——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說。

——會下雨的，——魯契茲加耶確定的宣告了。

——真的麼？——女客詫異了。

——馬爾格里泰不會錯，——老頭兒發出沙啞聲來：——這位姑母是未卜先知。她現在就天天在預告我，你馬上要死了，華爾華拉會被人偷走，把頭腦弄糟的，都是這一類話……——懂麼？但我却大大反對，——奧萊叔夫上校的女兒，怎麼會讓別人搗亂了頭腦，——她自己有主意！可是我就要死——這倒是對的……那是當然的事。不，學者先生，對這兒的印象怎麼樣。是不是一團子的沉悶呢？

——不，決不。爲什麼要這樣說？是林木秀美之鄉啊……伊博里志很得體地說。

——秀美之鄉——這兒麼？噓！這正是你還沒有見到世面的證據。秀美的地方——只有保加利亞的喀桑呂加谷才可以說，還有霍冷省也很美……在莫家埠，有些地方簡直像天堂一樣……哦！我的寶貴的青年時代啊！……

華蓮加在客室的陳腐空氣中帶來了新鮮的香氣。穿一件用鮮豔的紫色粗布製的外套似的衣服。雙

手抱一大束剛摘來的花，臉上映着得意的光輝。

——好極了，今天真是好日子！——女郎大聲地招呼着客人：——我正要往你們那兒去了，——因爲他們又圍起來攻擊我啊！

女郎裝着大模大樣的手勢，指一指父親和姑母。這時候，姑母正跟客人一起，好像背脊骨變了化石一般，不自然地硬直地坐着。

——華爾華拉，你說什麼傻話啊！——眼中掠過一道電光，姑母惡狠狠地責備女郎了。

——不要多囉唆！我要對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講約可夫萊夫中尉，和他的傷心的往事了……

——呵呵！華里加——當心啦！讓我自己來說吧……

——我到了什麼地方來啦？——伊博里志驚呆地望着妹子的臉，心里想了。

無疑地，妹子對於這事情已經熟習，所以只在嘴角上露出輕蔑的微笑。

——我去準備茶點！——馬爾格里泰·魯契茲加耶說，腰也不瀉地直挺站起來，向上校投了叱責似的一瞥，就走出去了。

華蓮加在姑母坐過的椅上坐下，把嘴湊在葉麗莎佛達·綏該美娜的耳邊，低聲地說着什麼。

——爲什麼這女子這樣喜歡寬鬆的衣服？——時時偷望着以瀟灑的姿態靠在妹子身邊的女郎的姿

容，伊博里志心里想了。

上校便用破碎了的綫羅●似的聲音咕噥起來：

——你們當然還沒有忘記，那馬爾格里泰——是在葉斯基·榮格拉戰爭中陣亡的我的戰友魯契茲基中校的太太吧？她是跟丈夫一起從軍的，嗯！真是一位勇敢的婦道。在我們那師部里，有一位約可芙萊夫中尉，這是一位像姐兒們一般的美男子……一個敵人的預備兵，拿鎗腿打了他的胸部，他的肺壞了，就此……送了命！可是，當他睡在牀上的時候，那馬爾格里泰，整整看護了他五個月！還不驚人麼？而且對他立誓，從此不嫁人了。還是年輕的美人呢。後來有許多相當的男子，合起來追求她……其中有一位西摩魯洛上尉，是一位女人見了都愛的小俄羅斯人，可是連他也喝了酒，把官丟了。我呢——有機會不肯放棄……也照樣向她求婚——馬爾格里泰！嫁給我吧！……她不肯……真傻啊，可是當然，操守堅固啦。不料等我害了痛瘋病，她來了，她說，你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哦，就是這樣的話。真是一段佳話，大可尊敬的。那就是友誼千古不變的證據。她每年夏天來，還滿心等我閉了眼睛，把自己的田地賣掉，搬到這兒來住。我很感激她，不過，這不是很可笑的故事麼？呵呵！實在的話，女子抱着火，對麼，男子怎麼能燒得掉女人呢？不要玩火啊……呵！那她就發着怒來，因

爲唱這首詩，正說着了她的生活。她說，不要用這樣污穢的言語，侮辱我心中神聖的東西！呵，呵！實際上，這神聖的是什麼東西呢？是靈魂的迷惑麼……是女學生的夢想麼……生活是很單純的東西，對麼？享樂吧，時候一到就得死，對啦，這就是哲學的全都！可是……時候一到就得死！這個我可失敗了，這真是難受，你們必須大大地注意……

這一篇演講和上校身上發散出來的氣味，使伊博里志有點眼眩了。華蓮加却不管老子，儘不斷地和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低聲說話。妹子點着頭很用心地聽。

——茶點準備好了！——馬爾格里泰的粗嗓子在門口嘶了……華爾華拉，把爸爸帶來啊！
波格諾夫透了一口大氣，跟在用力推着重椅車的華蓮加的背後。

茶點是英國式的，堆滿了許多冷盤。許多酒瓶圍繞着大片的血淋淋的牛排，這使上校發出滿足的哄笑。用熊皮包着的上校那一半已踏進棺材裏的腿子，因大嚼的預感而顫動。上校一靠在桌邊，馬上抖索着毛茸茸濕淋淋的手伸到酒瓶上去，大聲笑着，震動了籐坐椅排列得很整齊的餐室中的空氣。

茶點拖延了很久的時間，幾乎令人難耐。這其間，上校以全無遮攔的沙啞嗓子講着戰爭的逸話。馬爾格里泰簡單地用低音穿插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華蓮加很起勁地跟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切切地私語着。

——她在講什麼啦？——伊博里志被推爲上校的供品，憂鬱地想了。

今天這姑娘好似完全不睬自己。這是什麼緣故呢？——難道這是一種迷人的手段麼？——對女郎的憤怒，漸漸抬起頭來。

正在這時候，女郎向他瞥了一眼，嘿嘿地笑起來了。

——這一定是妹子在關照她，叫她稍微理睬一下自己！——這樣想着，自己覺得不滿，伊博里志把眉頭蹙了一蹙。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茶已經喝好了麼？——蘇蓮加問了。

——嗯，早就……

——去踹躡一下，帶你到很好的地方去！

——奉陪。麗莎，你怎麼樣？

——我——不去！我跟馬爾格里泰·洛蒂奧諾美娜和上校一道很有趣。

——呵呵！在埋着我半死身體的坟墓邊倒有趣麼！——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現在，這女子應該問我了：——我的家裏氣悶麼？——跟蘇蓮加一起從屋子走到園中，伊博里志想了。可是女郎問的却是這樣的話：

——你看我爸爸怎麼樣？

——哦！——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輕輕地叫喚了：——一位很出色的人！

——啊！——華連加很得意地反辯了：——的確不壞呢。他是一個很勇敢的人！他自己的事情一句不講，只講魯契茲加耶姑母，——哦，因為姑母也差爸爸的師部軍就過——大家是很熟的，在杜勃涅克山打仗的時候，馬面孔上打進了子彈，把爸爸一直背進到土耳其人的陣線中去。土耳其兵立刻包圍過來。爸爸連忙把馬頭撥轉，向戰線上一直線地跑，馬兒終於倒斃了。爸爸也一個筋斗跌在地上，只見——四個敵兵衝過來……一個衝到了身邊，正要把鎗腿打下來，爸爸就——拍的一聲，就把那人的腿掃倒了！那人跌倒地上，爸爸拉起手鎗對準了那人的面孔——砰！正把一只壓在馬底下的腿子拔出來，另外三個又撲身過來了，他們的後邊是密層層的一隊，踢亂着塵土。但自己方面的一隊這時候也衝過來與約可芙萊夫隊聯合……約可芙萊夫是怎樣的人你已經知道了吧？……爸爸抓起打殺的敵兵的鎗，躍身而起——向前撲去！這一下多麼厲害，幾乎把性命都送掉了，原來那鎗桿打到土耳其兵的頭上去時，半路裏折斷了。剩下來的只有一把軍刀；這軍刀又是鈍口的，這時候土耳其兵端着鎗刺向爸爸胸口刺過來。爸爸一個翻身，一手抓住了鎗上的皮帶，把那人拖倒了，盡力地拖着，就跑進了自已的隊部里。這時候，腰里打進了子彈，頸上着了一下鎗刺，一共受了兩處傷，爸爸雖然強，也覺得

不行了，反身向敵，抓起拖來的那枝鎗，高高舉起，喊一聲——萬歲！正在這時候，約可美萊夫帶着一隊人趕到了，約可美萊夫隊是很通人情的，讓土耳其兵都逃走了。因為這一次的戰績，上面把喬治十字勳章授給爸爸，但爸爸因為帥部里有一個下士沒有得喬治章，非常不高興。在這次打仗中間，這下士救了約可美萊夫兩次，救了爸爸一次。爸爸當然把十字勳章遞回了他。但後來知道那下士也授了，他才接受。

——你把打仗的情形，講得歷歷如畫，好像你自己也從了軍的一般。——伊博里志佩服了。

——這是——因為——女郎把語尾拖長了，透了一口氣，睜細着眼睛：——我喜歡聽事……所以，以後有戰事發出，我準備從軍當看護呢……

——那末，我也去當兵……

——那麼——將男的身體上下打量了一眼，女郎問了：——你開玩笑……看你這副樣子，可不是——一個好兵……長得這樣瘦弱……

這句話挖着了男的創痛。

——不，你看我這樣子，我可是很結實的呢——他用唬嚇女驕的口氣，決絕地說了。

——啊唷，你在哪兒結實呢？——華蓮如平然地不相信男的話。

男的心中燃起暴風雨一般的慾望。很想撲到女郎身上，一把將女郎抱住，把女郎的眼淚都榨出來，表示自己怎樣有力。——輕輕把肩頭一聳，回頭向身邊望望，立刻覺到自己慾望的可恥。

兩人在園中的小徑上走着。蘋果樹整齊地排列着，在當路的蘋果樹後，屋中的窗子，正對着望見樹背的位置，閃閃發光。蘋果從樹上發出鈍重的聲音落到地上來。忽然聽見近處有人的聲音。一個人這樣問道：

——這位先生，大概也是想在這兒當女婿的吧？

於是另一人聲，不高興地罵了一句什麼話。

——等一等……——華蓮加拉住同伴的手，停下腳來：——聽一聽吧，他們正在那兒講你呢……

他用淡漠的目光向着女郎說：

——我不愛偷聽僕人們的背後話。

——可是，我却喜歡！——華蓮加清晰地說：——他們常常很有趣地講我，講主人家的事……

——這也許有趣，但——不值得佩服！——伊博里微微的苦笑了。

——啊，爲什麼？他們講我，常常講得很好呢。

——那末恭喜你了……

他心里燃起一股憎惡，想更痛快更粗暴地對她說，使她受到侮辱。今天這女子的行動，大半都不愜他的意——第一，在屋子裡，她差不多對自己理也不理。自己是爲了她，以她爲目的而特地跑來，並非來望她不能走路的老子和乾癟的姑母的。其次，她斷定自己是弱者，用一種憐憫的神情看自己。

——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他想：——她既不喜歡我的外表，對我的內面也沒有興味，那末，我有什麼地方牽惹她呢？一個新奇的男子——難道只有這一點麼？

他一向相信女郎是靠定在自己身上的，但是仔細想來，情勢也許只能歸於巧妙地躲在天真和單純的假面下的媚態。

——也許這女子認我太老實……所以她希望我能够乖巧一點……

——啊，姑母的未卜先知果然靈驗呀——天快要下雨了！——華蓮加望着遠方的天空說：——你看，那雲色很可怕啦！……天氣又這樣悶。天要動雷的時候，每每是這樣的……

——糟糕啦……伊博里志說……回去對妹子說去……

——爲什麼？

——爲什麼，趁雨還沒下，趕快回家……

——還讓你們回去麼？要在這兒等待的了。

——那末，雨到晚上不止，豈不糟麼？

——那就宿了去好啦……華蓮加決斷的說。

——不，這個不行……伊博里志反駁了。

——啊唷！宿這麼一晚上，也這樣爲難麼？

——不，不是說我個人……

——那末，別人你用不到担心的——每個人都自己會管自己的啊。

兩人一邊爭論，一邊走。迎面的天空中，很迅速地罩上了黑雲，遠遠地雷聲隆隆的響了。雲腳漸漸垂向地平線，好似壓迫中午的炎暑一般，向前面推開來，四周充滿着沉重的窒息。樹葉子，跟死了一般矜持着，渴待着新鮮的水氣。

——回去吧？——伊博里志提議了。

——嗯，真難受……在每件事開始以前，我覺得最討厭……雷雨之前，是這樣，節日以前也是這樣。雖然我喜歡雷雨，喜歡節日，但等待，這是很難受的。哦，立時三刻就來豈不更好呢……要睡覺就躺倒——冬天是嚴寒，等張開眼睛，——已經是春天了，花開着，太陽照着……要不然便是——亮的太陽立刻變暗。雷聲一響馬上大雨。

——那末，你大概也在想，人最好也是這樣立時三刻發出意外的變化吧？——伊博里忒笑了一聲問道。

——人是應該始終有趣的啊……——女郎說。

——不錯，——那末，變成有趣，又是什麼意思呢？——波格諾夫不快地叫了。

——嘴裏很難說……我想，每個人要變成有趣，要大家……都精神飽滿……對啦，精神飽滿！多的笑，多多的唱，多多的遊玩……肚子喫得胖胖的，氣力大……蠢一點也不妨……粗野一點也不妨。

他留心地聽着，便向自己問了：

——她是否給我暗示，叫我採取這種態度呢？

——人大半都是笨貨……快快活活地過活，為什麼要庸人自擾呢……

——也許是這樣的……——伊博里忒沉着氣插了一句……——當然，也不能說全部是這樣的……

——不要說曖昧的話啊！——女郎笑了……——什麼不能說全部是這樣。這話是什麼意思呢？要末說，全部是這樣，要末說，全部不是這樣，總得說個清楚……那就是，好，或是壞……是美人，或是醜女……判斷事物就應該這樣！這女子還相當不錯呢，碰碰看吧，那女子，……所說的——只是囁嚅

着說出來的話……真心話，說出來總有點害怕！

——那末，你就是兩個當中選一個，把別的許多東西，批評得一個錢不值了！

——爲什麼？

——這就是不公平……

——對啦，對啦，人有所謂公平！好似在公平中就有生活的一切，沒有公平就什麼事也不能做。

我請問，誰需要這種公平呢？

女郎很生氣地，像頑童似的叫喊了。眼睛一回兒睜細，一回兒閃出一縷電光。

——一切人都需要，華爾華拉·華西里葉芙娜！從農民到你們，所有的人都需要……伊博里

志|看出女郎的興奮，努力探索她的原因，一方面說服她。

——公平對我是完全沒有用處的！——斷然地反駁了，似乎還認爲不足，要從自己身邊推開一

般，做了一個手勢：——假使有時需要這樣的東西——我就自己去找。可是你們爲什麼對別人的事，常常這樣關心呢？還是……老實不客氣說明白，你故意這樣說要惹我生氣麼……爲什麼你今天扳起臉孔，很不高興的樣子……

——我要惹你生氣？爲什麼？——伊博里志狼狽了。

——我怎麼懂得你的意思呢？大概因爲心思煩亂吧……不過，你乾脆把它丟開的好！沒有你，我已經被人家迫得够緊了！就是那班想當女婿的朋友，差不多整星期變換各色花樣，來向我說教……被他們在背後毒罵……還要拿齷齪的猜疑的眼光打量我……真是感謝得很！

女郎的眼中燃起燐光，鼻翕翕扇動，全身受意外襲來的憤激，索索顫抖。伊博里志也眼睛發潤地熱心辯解了。

——我決不是想惹你生氣……

正在這時候，兩人的頭上，打起一陣轟隆的雷聲——好像一個粗野面和藹的奇蹟巨人，或是什麼人在哄笑一般。耳朵都被震聾似的發了一個怔，呆了一下，立刻就拔腳向屋子那邊跑。樹葉子在樹上搖擺，從展開在天空像絲絨幕布一般的密雲，一層黑影落在地上。

——不知不覺講了好一回，——華連加一邊走一邊說：——黑影這樣濃起來，我却一點兒也不知道。

在院子的門廊下，立着葉麗莎佛達、綏該美娜和魯奧茲加耶姑母。姑母頭上戴一頂大的麥桿帽子——這使姑母的樣子像一株向日葵。

——大風雨要來了，——姑母對着波格諾夫的臉，用照例那說教一般的粗嗓子說了。好似要他相

信大風雨的到來，是她應盡的義務。接着：

——上校在打中覺啊……這樣說着，立刻就不見了。

——你看這天呢？——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用下頰向天空一指，問了：——今晚上只好在這兒打擾了。

——這不太擾人了麼？

——啊，又來了！——華蓮加驚呆似地，同時也憐憫地看着他，叫道：——不會打擾人麼？不會不公平麼？一年到頭就老掂着這種念頭……唉，多麼細膩的心思！這簡直好似永遠上着轉頭，活得多麼不舒服！我的念頭就不同——要打擾——就隨便打擾，要不公平——就隨便不公平！……

——不過，誰對誰不對，上帝——自己會裁判的……——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自覺優越感地向女郎微笑着打斷了她的話：——我以為下雨的時候，應該躲在屋子裏的，你呢？

——我想站在這兒看看風雨的景象——你怎麼樣？——女郎回頭對波格諾夫說。

男的點頭表示同意。

——是麼，我的性情，恰巧不適合自然的大現象——因此弄得發熱，傷風，可沒有意思啊。要欣賞風雨，隔一道玻璃窗就足够了……再見！

刺的一道電光。被這電光刺破的黑暗，索索的顫動，一剎那間照出了被黑暗吞滅的萬象，立刻又重新融合在黑暗中。一秒鐘，兩秒鐘，壓住沉重的靜寂，突然，像發砲一般，響起雷聲，在屋頂上拖過一道隱隱的餘聲。遠遠地襲來一道狂風，一把抓住了地上的塵沙，飛滿了院中，像一條柱子一般高高地捲到天上。麥桿，紙屑，樹葉一陣亂飛。穿過空氣而驚啼的燕子。亂攔攔的碎葉子，洋鐵皮的屋頂上更叫驚着亂飛的砂石音。

華蓮加倚在門廊的柱後望着這暴風的遊戲。站在女郎身邊，因塵沙而眯細着眼睛的是伊博里志，門廊像一只箱子朦朧而陰暗，每逢電光一剎，女郎的苗條的身軀，便鈎勒出淡青的幻象般的光線，變成一座鮮麗的浮彫。

——啊喲，你看！——當電光扯裂黑雲的時候，華蓮加叫道：——你看見麼？雲頭好像在發笑呢——是麼？多麼像微笑啊……好像一個板着臉很高興的人……一直沈默着不作聲，忽然笑了一臉——眼睛一張，露出白白的牙齒，那樣的……

一點點又重又結實的雨點，開始敲打屋頂。漸漸地聚起來，終於變成轟然的咆哮。

——進去吧，——伊博里志說：——衣服打濕了！

在遭深暗之中，這樣接近地靠立在女郎的身邊，男的覺得不好意思了。雖然不好意思，却並非不

舒服。因此目光落到女的大襟邊，他也曾這樣地想：

——怎麼樣呢，索性接她一個吻？

電光又利的一閃，照亮了半個天空。在這閃光中，伊博里志看見——華蓮加發狂地叫吼着，雙手高高舉起，好似要把自己的乳房獻給電光一般，身體向後倒仰着，兩腳拍拍地蹦跳。他急忙伸過手去托住女的後腰，幾乎把自己的頭靠在女的肩上，屏住了喘息問道：

——怎，怎麼啦？

——不，沒有什麼！——柔和而有力地把身體一扭，脫出了男的手，女的厭惡地喊道：——哦，爲什麼這樣驚慌，這還像一個男子漢！

——我當你怎麼樣了，——口中囁嚅着，他把身子退向後邊。

撫觸了女郎的肉體，手上像火燒一般，一心衝動着想把女郎抱住，一把緊緊地抱得她發痛，胸頭好似燃着地獄的火簇。現在再也沒有什麼顧慮，如果能的話，他很想跳出門廊，立在大雨之中。在那兒沛然的雨水，正像鞭子一般，鞭打着所有的樹木。

——我到屋子裏去了，——他說。

——去吧，——華蓮加不高興地應了一聲，無聲地搶過男的身邊，消失在門中了。

——啊，啊，啊！——上校迎接他們：——怎麼樣？照自然現象支配者的命令，在命令取消之前就逮捕了麼？啊，啊，啊！

——雷打得厲害，——目光凝注在客人蒼白的臉上，魯契茲加耶姑母口氣極認真地說。

——所以我不喜歡瘋狂的自然！——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冷淡的臉上現出輕蔑的神色說了：——暴風雨啦，大風雪啦。——不是把許多力，一點用處也沒有的白白化費掉麼？

伊博里志壓抑着沸騰的心，總算恢復了氣力，徐徐地向妹子這樣問了一句：

——怎麼樣，還得落下去麼？

——一整夜，——馬爾格里泰·魯契茲加耶回答他。

——現在可逃不出去了！——華蓮加笑着宣告。

波格諾夫在女郎的笑容中感到一種無法逃避的事，不禁怔了一怔。

——嗨，不得不過宿了，——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決定了行止：——這樣暗是走不過迦莫維森林的，弄不好，馬車都會撞翻了……

——屋子，這兒多的是！——是魯契茲加耶姑母的聲音。

——那末……我想……真是抱歉得很！……這麼大的風雨，我覺得有點不大舒服！……如果方便

的話……請把我的屋子告訴我……讓我稍微去休息一下。

破碎而時斷時續的男的言語，引起了衆人的驚慌。

——快拿阿摩尼亞水！——馬爾格里泰·洛蒂奧諾芙娜發出一聲驚狂的奇叫，立刻跳起身來，不見了。

華蓮加出於意外的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後來對男的說：

——我馬上就領你去……那邊比較清靜一點……

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沒有別人那麼慌張，微笑着問他道：

——頭暈麼？

上校接着發出啞啞的嗓音：

——不打緊，馬上會好的。我的同胞中也有過這樣的事。他是在衝鋒的時候被土耳其兵刺死的。名叫歌爾泰洛夫少校，一個很勇敢的人！也是難得的好漢！可愛的勇士！在西斯托夫戰爭的時候，掄着鎗刺向在兵士的先頭，簡直跟指揮跳舞一般完全不放在心上，——衝，殺，喊，喊。刺刀斷了，抓起一條棒頭，向土耳其兵沒頭沒腦的打。哦，簡直是無比的勇士！可是他聽見雷響，就駭得女人似的……啞啞，正跟你一樣，臉孔發了蒼白，跌跌踉踉的，啊唷，呀唷的喊叫！他是一個自由黨，很漂亮

的人物，可是却是一個小身軀——怎麼樣，想像出他的樣子了麼？

伊博里志再三對人說沒有關係，却深深咒咀了自己。可是真的有一點頭暈了。這時候，幸而馬爾格利泰·洛蒂奧諾芙娜拿了一只小瓶塞到他的鼻子底下來，命令道：

——噢啊！

他就拚命嗅那阿摩尼亞水的刺戟的氣味。但是，無疑地，這情景不免帶一點喜劇風味，在華蓮加面前，確實是頗不雅觀。

雨依然大聲地打着窗子，電光閃閃，雷聲把玻璃窗震得瑟瑟發響，在上校看來，這一切都引起他對戰場轟聲的回憶。

——在土耳其戰爭中……地點一時記不起來了……也有這樣混亂的一次。雷，暴風雨，電光，大砲怒吼，步兵密集開鎗……那時有一個叫俊希萊夫中尉的，拿出斜涅克酒瓶，正把瓶口放到自己口里去……嗶嗶嗶喝着的時候，子彈打中了酒瓶，砰——打得粉粉碎！中尉望擊留在手中的瓶頸子，說道，見鬼，他們跟酒瓶打仗麼！呵，呵，呵！那時候說，不對，中尉，土耳其兵向酒瓶開鎗，跟酒瓶打仗的——正是閣下，呵，呵，呵！我說得妙麼？

——你好一點沒有？——魯契茲加耶姑母向波格諾夫問。

他咬着牙齒向姑母道謝。但覺得不好意思，抬起不快的眼光向衆人掃了一眼，只見妹子正在華蓮加耳邊切切地講着什麼，華蓮加微笑着表示不信或意外的神氣。總算，他可以離開這班人了。於是，在被領進的小屋子裏，聽着雨聲，開始整理種種的感觸。

對於自己的懦弱的憤怒，和想理解如何會失却自制力的希望，在心中交戰——是那位姑娘的誘惑，深刻到使他失去自制力麼？但總想不出一件具體的事來。沸騰的感情變成暴風在心中搗亂了。有一次試下決心，今天一定要向那姑娘公開告白，但這決心在中途撤回了。無疑地，跟着這決心來的，便是與華蓮加進入決定關係，這並非出於本心的義務，而且跟那美麗的殘缺者結婚，畢竟是不可能的。事！自己竟這樣地顛倒在這女子的裙下，真是完全出於不知不覺的；同時，更不好的，是對這女子的態度很不明白。有時覺得女的好似準備委身於他，有時又好似覺得只把他當一個玩意兒，跟他遊戲一下。他想說，她是一個蠢物，麻木不仁的東西，但是不對，她不是這樣的人，他又向自己反對。這時候，雨聲很猛烈地打着窗子，全屋房子被雷聲震得發抖。

好容易，他纔把自己拘束在思慮的軛架之中，心坎深處沸騰着的煩惱，也變成了對自己的恥辱。受不良環境的陶冶，蒙了不可救藥的損害的女郎，健全思想的教示不能入耳的女郎，在自己的錯誤見解中屹然不動的倔強的女郎——這樣一位古怪的女郎，却在三個月之間使一個男子幾乎變成動物

一般了！他覺得自己完全卑劣地毀壞了。他要使女郎回復人性，已經盡了可能的力量；再也不能有別的办法了——這不是我的罪過。但是慢着，既然盡了可能的力量而終於無效，就應該離開她啦。在這點上還有談說的餘地麼？應該離開的時候不離開，讓女子隨意地挑撥我的肉慾的衝動，這一點，正是我的罪過吧。

——就是教養上不及我的人，在這種地方，似乎也可以比我做得高明點呢。
正當這樣想的時候，有一個想不到的念頭，突然刺戟了他。

——但是，使我一直忍耐着的，恐怕就是這教養的緣故吧？也許這只是感情孱弱的緣故吧？首先，我到底能不能戀愛呢……我有沒有把握做一個丈夫，做一個父親呢……在這種義務上所需要的東西，我是否具備呢？——想到這里的時候，他在心中有躍然的感覺，感到一種將自己的價值完全毀壞的卑怯的性氣。

到了晚飯的時候了。

華蓮加用一種新奇的目光迎接他，口氣柔和地問道：

——腦袋好點了沒有？

——嗯，謝謝你……他淡淡地回答，故意遠遠離開女郎坐下，心里想道：

——這女子說一句話都不周全——什麼「腦袋好點了沒有。」

上校發着鼾聲，搖搖晃晃地入睡，三個女的並坐在長沙發上，撩着閑天。窗外的雨聲雖已靜得多了，但結實有力的點滴聲，正明白地證明着它的決心，還得有一個長時期把地面弄濕下去。

黑暗從窗外張望着，屋子里非常悶熱。三座洋燈上的火油味，和上校身上的氣味混合一起，更加增添了悶熱，也更加增強了伊博里志焦悶的心情。他望着華蓮加，想道：

——她不坐到我身邊來……葉麗莎佛達一定已經對她說過什麼……什麼無聊的話……憑着自己主觀批評我，隨意立下結論了吧？

肥胖的弗克拉在餐室中跳來跳去。她那大眼睛時時撩到客室方面，注視默默抽烟的伊博里志。

——小姐，飯菜已經端整了，——夾身在客室門口，吁了一口氣，弗克拉說了。

——好，喫飯吧，……伊博里志。綏該維契，請啊。啊，姑母，爸爸還是不要叫醒他吧，讓他睡着吧，他到那兒又要喝酒了。

——這也好，——葉麗莎佛達。綏該美娜同意了。

但魯契茲加耶姑母把肩頭一聳，沉着聲說道：

——到了現在，不喝也來不及了！喝點酒——不過少活幾天，他心里却可以高興些，不喝呢——

不過多活一年——反而活得不高興吧了。

——這意見也不錯，——葉麗莎佛達·般該芙娜笑着說。

在餐檯上，伊博里志坐在華蓮加的旁邊，一接近女的身體，他覺得心頭又騷動了起來。不知不覺地，盡力把身體移到觸着了女郎。但照例這時候又忽然自覺，在自己對女郎的戀慕中，色慾的成分特別的，而精神方面的力，却簡直沒有……

——萎縮的心臟！——他苦悶的叫喊，當然是給自己說的。這樣說過之後，心里就寬舒了，毫無躊躇的說出自身的真相，能够澈底說明自己的每一「自我」的動搖，似乎覺得是很出色的事。

因為這樣沒頭在自思自念之中，當然，他變得很沉默了。

華蓮加開頭的時候，時時關心着男的方面，後來見他冷淡得很，只有幾聲勉強的應答，便不再和他說話了。只在餐後，在只有兩人在一起的機會中，簡單地向男的問道：

——你爲什麼這樣不高興呢？無聊麼，還是生我的氣了？

他回答她，沒有什麼不高興，更沒生她的氣。

——那末，到底爲了什麼呢？——女郎又問了。

——並沒有什麼事，……也許是……有時對旁人的事太關心，弄得疲倦了，或者也有。

——太關心？——華蓮加很關心地反問了：——爲誰，——爸爸麼？——姑母跟你連話也沒有說啊。

遇到這種無法下手的單純，或是絕望的愚蠢，他的臉不能不紅起來了。但女郎却不待男的回答，又微笑着，繼續這樣說了：

——不要這個樣子啊，可以麼？請你！我頂不喜歡擾悶的人……好吧？哦，我們來打紙牌……你也來麼？

——我打得不好……而且，這種玩意兒，沒有意思，徒然浪費時間吧了……——伊博里這樣聲明着，覺得和女郎和好一點了。

——我也不是頂喜歡——不過，不打牌做什麼呢？你也知道，我們家里是多麼無聊啊！——女郎不好意思地解釋着：——真的，我知道的，因爲無聊的緣故，使你變成這個樣子。

他鄭重向女郎辯解，決不是這麼回事。談着話，言語就漸漸地含了熱情，終於不知不覺地說出了這樣的話。

——只要你不怕厭煩，就是在沙漠中，有你在一起，也決不會感到無聊的……

——啊，你說得多有趣啦？——女郎立刻接上來。女郎想撩撥男子的心，男的也很看得出來。

——這有什麼兩莽呢？——他想回答別的話，却在胸坎中隱隱起來了。

——不，兩莽得很，——第一，你是到這鄉下來休息的，有許多巨大的工作，必須費一番大精力，所以還沒有和你見面的時候，我常常對麗莎說的，——我們一定得設法，使學者先生可以好好休息，心里高興……不過，雖說是我們……這我却有什麼力可盡呢？真的，……我想……假使能够使你無聊……就是要我和你接吻也可以！

男的眼目昏花了。全身的血望心臟像急雨似的倒流了。甚至連身體都有點飄飄然了。

——那末……請你給我接一個吻……——踞立在女的面前，但眼皮却向下低垂着，他低低地說了。

——啊呀，你這人多壞啊！——扭轉身子，華蓮加冷笑了。

他衝身前進，砰的一聲，一扇閉上的門隔住他的面前，他全身對着女的蹦跳。

幾秒鐘之後，他見了上校——這老人把頭落在一邊的肩上睡着。發出舒服的鼾聲。接着，他只好這樣地解釋給自己聽：——單調而泣訴的呻吟之聲，並非在我的胸中響，是在窗外響着，而在流着眼淚的，不是我的受辱的靈魂在流淚。這時候，心中燃起了一陣憎惡。

——你在荒唐了，——的確，你是在荒唐吧？——他把牙齒咬得吱吱的響，深深地責備着自己。

必須耐這女子受一次重大的侮辱。胸頭熱得像火燒一般，兩腿和頭腦却跟冰塊一般。

婦女們大聲的歡笑着走進來。伊博里志見了她們，心中有一陣抽搖的感覺。魯契茲加耶姑母好像在胸中吹着氣泡一般，只是格格の冷淡的笑。華蓮加臉上，狡猾的微笑，顯出煥然的光彩。只有葉麗莎佛達·綏該芙娜的笑，是有節度有顧忌的。

——她們一定在笑我！——伊博里志·綏該維契想。

華蓮加提議的牌局沒有成功。伊博里志推託不大舒服，得了機會退進自己的屋子去了。走出客室的時候，他在背上感覺到三對目光，這目光中都含着疑惑的表情。

現在他的胸中，留下了一種舉措不定的又重又悶的感覺。他想驅除這奇妙而幾乎近於病態的感覺，同時又不想驅除。

——對啦，讓這種莫名其妙的疑難的感情，喂了猪去吧！——他向自己怒罵了。但是不知什麼地方落在地板上的漏水，單調地響着：

——嗒……嗒……

在心頭的焦悶中約摸過了一個多鐘頭，他將身子躺下，決心睡覺了。好好睡一夜，到了明天，從一切蹂躪自己的東西中解放出來，乾脆分手。於是，上了床，又現出了不懷好意的華蓮加的姿影。正

和最先在門廊下所見的模樣，像要擁抱似的高舉兩手，當電光閃閃的時候，衝出了胸脯微微顫動，——是這樣的姿影。於是又發生了一個念頭，自己應該向女的更大胆一點……這念頭再挖掘下去，便達到了這樣的結論：——這性情跟野貓一般，情慾極其奔放的漂亮的美人兒，而且非常倔強而頑健的，頭腦有點缺憾的美人兒，只消我大胆一點，就一定可以緊緊地抱住她的頸項，——不，這是毫無問題的！……

這樣地想着，想着，忽然燃起一個臆測，如不能這樣說，那就是一個豫感。他不禁周身凜然的一怔，跳起身來，跑到門邊，將門打開了。開好門，偷偷地湊笑着，又躺在床上，滿懷着期待與歡喜，眼睛注視着門口。

——這樣的事，是很可能的……常常有的……

不知在什麼書上曾經見過，有這樣的事。女人在半夜中偷偷走來，一句也不問，什麼也不要求，只爲了享受那間的生命，而委身於男子。——華蓮加不是非常像這種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麼——所以她可能有這種行動。華蓮加不是正嬌聲地叫喚：『你這人多麼壞啊！』——在這叫聲中，不是正有着我所聽不出來的約會麼？所以，看吧——那姑娘馬上會偷偷的走來，只穿一件麤衣，戰慄在羞恥和希望之中，在這兒！

——她怎麼樣走進來呢？——他又這樣地想。眼面前想像出臉色顯着決心的昂然的神氣，站在門檻上的她的姿態。——那姑娘當然很驕傲地把自己的美貌提供給我！這是女皇的禮物。但是也許是垂頭喪氣的，遲遲疑疑，怯生生地，眼中蓄滿了淚水，出現在我的面前。或者是明明知道我的煩惱，——因為這使我痛苦，同時也使她有趣，却裝做不知道的模樣，故意用低笑來含混的笑着，突然跑到這兒來也沒有一定。

伊博里志·綏該維契在類乎狂人的幻覺的狀態中？描摹着種種混亂的情景，一點也不知道雨已經停止了，星兒在雨後的晴空中張望着窗子。只一心一意地期待着帶來自己肉體快樂的響動——那姑娘的腳聲。期待得久了，也有些時候，在一剎那間，想擁抱姑娘的熱望消滅片刻。這時候，恰巧在自己心臟劇烈的鼓動中，聽到叱責自己的聲音，現在自己所經驗的狀態，是多麼可恥，多麼病態而值得唾棄啊。

一整夜功夫，他輾轉反側於古怪的色慾的幻想中，已經到了太陽快出的時候了，——聽見有腳聲走來。他在床上抖索着身體，眼睛充着血，坐起身來，屏住了氣息。那女子來了！——可是自己連對她感謝的氣力，也沒有了。他這樣地感到。

看啦，門徐徐地開開了……伊博里志終於力盡地倒身在枕上，閉了眼睛僵住了身體。

——噫，是我，先生已經醒來了麼？我來拿先生的皮鞋……還有椅子——跟隔過的公牛一般，走到床邊來，肥胖的弗拉克渴睡朦朧地說。連連打着嚏，把傢具弄得咕吱地響，收拾了他的服裝，留下一股廚房里的氣味，走出去了。

心境完全被打毀了，他久久地躺在床上。受了一整夜拷問的神經，骨節上的酸麻，模糊地感覺到漸漸消去了。

女僕又把收拾乾淨的衣履拿進來；放好了，嫵媚地吁一口氣，又走出去了。他開始穿衣服，也沒有想到爲什麼這樣早就穿衣服。打扮完了，毫不猶豫的決定到河中去洗澡。這決定使他振作了幾分精神。躡着足走到屋子去，走過發出大佐斯璧的屋子，接着又走過一間房門緊閉的屋子。他在門前駐了一回足，仔細觀察的結果，感到不是她的屋子。終於夢里夢懵的走出了院子，走過一條似乎通河的小路。

大氣非常清朗，陽光中還沒有失去朝日的紅光。白頭翁啄食着櫻桃，在同伴中互相很得意地閃閃着。樹葉子上的雨點，像寶石似的滾着，落到地面時，變成歡喜的亮晶晶的淚珠。地面還潮濕着，但昨夜的雨水都已經吸收在泥土中了，到處沒有一點水潭的影子。四周明淨而活潑，好似新鮮的——昨夜一夜中剛生長出來的一般。一切都靜，一點也不動——好似對地上的生活還沒有習慣，第一次看見

太陽，在它的壯麗之前，驚得不能開口了。

伊博里志深深地眺望着這周圍的一切。在眺望中，昨夜中纏繞心頭的憂悶的殮衣，敵不住充滿甜美新鮮氣味的，新生之日的淨快的呼吸，漸漸地漸漸地離開了。

已經——到了河邊了。河面映在曙光中，泛着紅色，又泛着金光。河水被雨沖混，反映着岸邊的綠色。近處有魚兒跳躍，這跳聲和小鳥的歌聲——便是打破清晨靜寂的全部的聲響。地上如果不濕，便躺在這河邊的碧空下，直睡到靈魂安靜。

波格諾夫沿着河邊走去。河岸胡亂曲折着，有許多沙洲和圓滿綠叢的小港，差不離每走四五步就有一幅新圖畫展開在他的眼前。沿着無聲流過的水邊走着，他不禁想着還有新類的景物，期待在他的前面。因此，他好似要把走過了景色與眼前的景色細作比較，永遠留在記憶中一般，他仔細地分辨着每個港汊的輪廓，和懸在頭上的樹姿。

忽然，一陣眼花，他駐下足來。

在眼前，將下半截身子浸在水中，立着華蓮加。兩手絞着濕頭髮，屈倒着腦袋。身體因寒冷和陽光泛成玫紅，水珠子在皮膚上燦爛着銀鱗。水流徐徐流過女的肩頭和胸部，輕輕落入河中，當快要落下的時候，好似捨不得分別那個被自己洗淨了的肉體，在陽光中留戀了好一回。她的頭髮上也有水滴

下來。穿過紅色的指縫，發出輕輕的刺耳的聲音，一點點滴下去。

抱着一種恍惚的，面對神聖的虔誠之念，他看着，——開放着青春之花的這姑娘的美姿，是這樣純潔，這樣勻正。除了看她的願望之外，他再也沒有別的願望了。在頭上胡桃樹的小枝頂上，鶯兒在啼叫，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再也沒有陽光，再也沒有鳥聲，只有那水中的仙女。河水輕輕撫摸着姑娘的肌膚，潺湲的河流，悄然無聲地，慰勞似地擁抱着姑娘的身體。

但是美景無常，他正貪心地看着——還看不到一分鐘時。那姑娘突然抬起頭來，一聲憤怒的叫喊，立刻連頸子沒進水中去了。

女郎這動作反映到男的心中——感到把心臟縮緊起來的寒戰。女郎怒目看着男的。額上刻起憎惡的皺紋，臉上混合了驚怒。他聽見女郎怒聲的嗚叫：

——走開……走開！啊啞，你？不要臉！……

女的話聲遠遠地傳到男的耳中。他一時還不明白，她是禁止他什麼。他勉力支起因慾火焚燒而自然地灣曲着的身體，好容易跨開戰慄的腿子，將雙手伸在前面，屈身在河的一邊。全身肉體的每條纖維，都向着女郎撲過去。看啦，他跪下了，臉孔幾乎觸着了水面。

女郎怒聲叫罵，打算把身體游開去，忽然轉念停住，低聲而不安地說：

——你走開啊！……

辦不到，——他想這樣回答，但是戰慄的嘴唇，不給他把這句話發出聲來。不，他再沒有說話的氣力了。

——不要發昏了，……惡鬼！叫你走開啊！——女郎喊道：——沒有你這樣不要臉的東西！

這罵聲對他也沒有影響。他的眼融融地燃燒着，注視着女郎的目光，跪着等待她。縱使知道有人在他的頭上揮下斧頭來，他還是要等待着的样子。

——哦！……你這不要臉的狗……那末，我就給你……恨恨暖咕着，女郎突然從水里跳出身來，跑到男的面前。

皎潔的美麗的肉體，女郎在男的眼前昂然卓立着——現在，女郎的全身，從頭到脚都展立在男的面前了，美麗的，而且充滿着激怒的。他看着，懷着戰慄期待着。看啦，女郎把身體向男的屈下來了。男的張開了兩臂，但是，他所擁抱到的却是空氣。

正當這時候，又濕又重的一個耳光打在他的臉上，他一個眼暈，向後跌踉了一下。

他立刻擦擦眼睛——指頭底下是濕的砂泥。可是頭上，眉上，臉上，來了繼續的打擊。而且這打擊是——不痛的，有另一種東西正對着男的身上。因此男的雙手抱住腦袋，不是意識的，而是機械地

很快抱住。他的耳中聽見憤怒的啜泣……終於胸口襲來重重的一下，他翻身仰倒了。於是打擊停止了，灌木悉率作響，立刻又沒聲息了。

在這聲息死寂之後，接着便是難堪的沉默，也不知道持續了多久。男的仰向着不動地躺着，躺着。被自己所受的恥辱壓倒，充滿着想遮蔽羞恥的本能，只是胡亂地在地上換磨着身體。忽然張開眼來，只看見一片青空，無限淵深的青空。好像離開自己而去，以異常的速力，向上，向上，更向上昇去。……

……不知躺了多少時候，覺得身體寒冷了，忽地張開眼來，他看見華蓮加正屈站在自己的面前。女郎手指縫里滴下水來，流在男的臉上。他聽見女郎的聲音：

——怎麼樣，——好點了麼？……你這個樣子怎麼回家去呢？……滿身的泥，這麼濕，衣服都破了……喂！……沒有法子，你就說落在水里吧……你不恨我麼？那時手邊如果有傢伙，我真會把你殺死。

接着，她還對男的說了許多話。但對他原來的感覺，既無所減，也無所增。他不回答女郎，當女郎停了話，說回去的時候，他才乘機小聲地說：

——你……以後……再不願見我了吧？

這樣問時，忽然想到，應該對她這樣說的：

——請原諒我……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女郎揮着兩手，很快地跑進樹林中不見了。

他背靠在不知是樹幹還是什麼東西上頭坐着，茫然地看着自己脚下滔滔的濁流。

水緩緩地流着……緩緩地……